

元記

縣官題名記

歐陽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  
尹以上省選丞以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  
正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於斯者接踵而邑未有  
題名浚義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官  
政修舉乃攷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載  
諸石元適訪族邑鈴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元  
嘗謂題名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爲勸善也而其  
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

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志皆爲三歲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爲惻瘼也久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知卹者非才而闇於事者也求爲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元既謂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道以爲戒趙君爲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鈴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澤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明倫堂記

虞集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

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奉職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回乙之位內附國朝令膠東劉才德以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灑水水漲而堂壞久而

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修學之意良名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喜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良辰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二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

緻宏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正月計其財用工食之費爲鈔萬有千餘緡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太伯記之勵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以周程之詞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之一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

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縫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矣乎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弟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於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矣書以告來者

學田記

歐陽元

昔宋咸淳九年分宜民宋應槐訟其鄉有田稱梁子思所置立戶爲萬壽菴長明庄者崇法院僧正冲之

所作僞也宋田令寺已有常住田不得買民業冲違法私買稱梁氏所置故應槐發之漕使鍾某閱實據法罪冲等而沒其田以畀分宜縣學養士士刻石爲記其文載縣志甚明越三年宋亡分宜內附其田租歲入學廩前後凡二十有八載大德己亥庚子縣學直學劉應丑死其子自昭受崇法寺僧錢盜以本學店基簿賣之由是僧恃力奪田學雖有移文在官求與僧論求直而儒多寒酸學官滿三年率去力莫能競僧挾其有餘之資又歲收其所奪田租以助其力故訟連年不決延祐間江西僉憲薩德彌實按問至

邑考覈始末以田歸學僧又爭之既而奉使宣撫及江西行省理直如前田復歸學僧德旻者往愬宣政院院達之都省省循例移行省體勘其是否行省檄下袁州路路以其事付錄事判官怯烈決之怯烈惟僧言是聽僧又誘刑餘之人冒儒名者曰宋應祥赴官誣伏怯烈輒以學田歸僧公論咸不直之學乃有詞展轉歲久本路專委縣尹趙侯思順研究尹詣田所集耆老佃人詢知固學田也會宋應槐子從吾持前直學徐棋印信徵租之文以爲左驗先是自昭盜賣學籍於僧學無其副田之條段四至無所於考至

是得從吾之文疆界瞭然尹乃周諏密訪脩實上於路議以田歸學路質於憲僉憲伯顏適按部方主其議憲掾某相之路推官鄭時中又屢言之尋得行省儒學提舉范君滙悉以其實告藩垣大臣咸直趙言遂以田歸學如初寺主大有坐是爭亦徹罷歸若始謀赴官入準伏狀願遵分宜縣所斷以田復分宜縣學爲業第數內有水田四十畝及山園地大有舊所佃者乞減輕租額仍付耕種歲輸學租尹再三審之以其親書入案而徐議其所陳乞於是四十餘年之訟一日而絕諸儒礪石請文以記予乃太息而言曰

天地間物人各得以主其所有者以時王之法爲可恃也在法可則物已物也在法不可則非已物也僧違法而田歸官則田非僧物矣官以田與學學受田於官非受田於僧也神聖受命易姓凡前代之所予奪亦惟其是之從耳世祖皇帝在位崇儒之詔屢下其以膳學錢糧爲養士之資者旣久則分宜之學田實在其中矣成廟卽阼又明有諸人毋得侵占學田之旨由是考之分宜縣學之主是田也在宋之日甚淺在皇元之日甚深由丙子內附至於二十五年間田固學有也僧於斯時未嘗起而爭之也直至劉自

昭盜賣店基之後始生詭謀則其枉直較然易知也已國家近年申令民間田宅僧道不得爲鄰不爲鄰者不使買民產也後至元以來又著僧道買田之禁即使正冲私買在今日之法亦豈得爲寺業也乎嗟夫士四民之一僧亦自民出者也王官奉命以司王民之直於斯二者豈容心於其間哉事枉則必復事直則易斷趙侯之明能信其直故無疑也田在儒林鄉土名良步等處計一頃二十三畝三分六釐歲入租七十三碩二斗一升又有一山園地計五頃四十三畝一角亦在其處云是役也儒之宣力者曰某特

附著於斯

新建三皇廟記

虞集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二叅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邊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修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家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旣勿爰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守官於此者視爲故常設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

爲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撤故祠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衢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爲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七情傷乎內六氣診乎外

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揀之者其職也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咏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爲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宗記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九月具官

虞集記

明記

大岡山廣慶寺記

黃子澄

鈴陽之南距城七十里許有大岡山層巖峻嶺界接四郡登陟遠眺則袁吉諸邑咸在顧盼間山之崔嵬



固出羣峰而上之殆縈迴而穴辟於中僅十餘丈景  
聚多方迹難枚舉其端拱於前者則觀音坐蓮也而  
齋盤掛壁洞磊落出奇環聚於後者則涼傘峰也而  
石牛嶺瀑布泉崢嶸秀麗徐徐而下象公潭爲之積  
其流獅子巖爲之鎮其口石筍竟天橫松俯地相傳  
謂之擎天柱抱石松勝概不減天竺西晉時有伏虎  
禪師者飛錫於茲而建爲寺名曰廣慶去今千餘年  
古蹟邱墟傳燈錄載此岡之蹟雖袁秀所鍾未始非  
翼軫分也余生也晚不得際禪慧法化猶幸相去里  
許時得覽其勝溯其源流紀其遺事遂不嫌鄙而  
爲之記倘數傳而後亦有踵跡西晉卓行如伏虎宣  
法闢教繼往招來則此寺之傳方與大岡並留不息  
云

奉詔視學堂記

楊循吉

由開闢以來人極爲大素王人師也故陳其道而布  
之方冊俾萬世法而行之歷漢迄今餘禩二千而天  
下大同其盛至於天子親釋奠尊經公卿大夫咸出  
門下環海之內誦其言而以儒稱者又不可勝數夫  
豈徒然哉由夫子之道則治而已矣雖然道之害厥  
今惟浮屠爲甚不擾不除民眩且惑分宜儒學之側

有佛是居曰真果院者實據左方傲而弗經今歲宏治癸亥生徒言於郡太守川東朱公華請去之遂屬邑令吳君蘭經畫其事吳君吾姑蘇崑山人也以進士宰是邦敦尚儒雅祇命惟力事既就緒遂以其地爲學屬適提學按察副使邵公寶巡歷至邑見故殿屋材頗良不欲廢又屬君改而爲堂題之曰奉詔視學之堂旣成吳君使來請記仰惟聖朝以孔子之道理天下郡縣建廟設學無間遐邇士之起而升用者率此焉出而兩京十三省必設憲臺總督之則學校者出治之地而提學使又士之本也任亦重矣肆我皇上法古圖治尤以教化爲先務選督學政率用哲人故邵公特奉簡命蒞以大江之西所至較藝考行以身率士務造真材用稱上德意於是風聲所及皆欲爲公所爲而是邑遂有斥浮屠廣學宮之事公又扁之名而爲堂焉其曰奉詔者何凡督學使出巡必奉勅書行事示有尊也曰視學者何斯堂之設非游非息惟學政是視示有專也惟夫子之道賴聖皇而行行道之詔又必良使者而後有成功今是堂也撤土偶居制使黜浮屠談唐虞俾其民曰異端去乎士曰吾道尊乎夫朝廷所爲詔公者宜不外是而公獨

爲之然則善奉詔者莫如公善視學者亦莫如公無他正其邪而已矣嗚呼休哉公字國賢直隸無錫人登成化甲辰進士第由戶部郎中陞今官淹貫經史瞻於述作志操端正古之流也故其爲是堂有韓歐排佛之風不可以弗志遂書以載之石俾後來者知堂之所由始

重修儒學記

汪 諧

分宜爲袁鉅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於仰山秀江東馳於彭蠡士生其間率崇節概而敦詩書有由然矣儒學在縣治東地勢亢爽規模整肅路當衣冠之衝

前有清源溪水之勝山川清淑之氣於是萃焉顧其宮室門廡建自國初歲久傾圯縣令每致修葺而理者屢矣然未有能悉力以易之者也成化癸卯今南臺監察御史錢塘莫君立之以名進士來主縣事謁廟之頃慨然退語僚佐曰文翁在蜀而學校興僖公君魯而類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於是召工師集羣匠度地宜具畚築伐堅實之木以爲棟梁陶膏沃之士以爲瓴甃於其頽者興弊者易隘者闢漫漶者章施凡三閱歲而告成蓋自廟及廡堂齋門庫棲息之廬庖福之所祠祭之器罔不煥然一新也夫然後

人之入其門者見其崇工峻宇鬱鬱峨峨升其堂者見其黼黻冕旒洋洋如在至其室者見其邊豆有列禮樂肅只莫不忘其勞敝相與而歡樂之是豈非聖化入人之深而莫君能順道之詎克爾耶旣江陰曹君原孝來代厥任又從而修葺之僉謂分宜學舍遠過往昔二君之功也嗚呼學校教化之本三代之所以必興者其養士皆有法也周衰法壞而東漢趙宋猶僅得之漢養士以節義廉恥宋以道德中和故漢之君子剛毅敦樸悉能自樹於波頽風靡之中其平居出處皦皦明白至雖罹禁錮猶奮勵而不可奪宋之君子醇正詳雅履規矩而蹈準繩平居則守道義談禮樂至遭竄逐亦從容就之而不變是豈上無所養下無所得而能然耶我國家建學立師作意培養有三代漢宋之遺意而祇若彛典悉力以作興之者又有如莫君先之曹君繼之士自今而後藏修游息於其中講先王之遺文踐古人之成跡處則有以表率乎鄉閭以敦風化出則當侃侃自立效忠盡職以勵名節則是宮之所以作斯爲無負不徒使學者藉聖賢門戶以爲干祿取寵之階而已也故因其學李訓導洪謨之請而爲之記

郡守王廷梅禦寇碑記

張承詔 邑人

江西袁吉二郡界連楚之醴陵攸縣實湖西一大咽喉東南半壁實式憑之國家建侯弼服樹之屏翰特簡藩臬重臣彈壓之保釐安集於是乎在誠慮之也誠重之也爾來寇氛劇熾吳楚粵蜀間蹂躪盡遍幾入無人之境袁吉危若累卵凡一切固圉防禦之畧公著為令下郡邑畫一守焉歲丁丑賊果犯永新公以素所料理者率義勇麾之去已而寇復大舉自湖湘西下勢如破竹直抵萍邑萍邑兵不滿百其何能支公提兵兼程而進時子月晦日賊臨郡城公同守西

邵公袁守解公分門防守公守北城解公守西城更番調度如繹絡焉賊至即攻西城堅銳弗克旋攻北城北城門之秀江橋臥如虹左右翼以石欄屹然險矣然我恃為險賊借為利蜂擁竹蓬攔蔽而來矢砲所加如雨復造雲梯交攻西北公置蹲砲墜其梯殲一二巨魁人心益鼓奮漏夜復募勇士渡河人持一炬出賊不意賊遂喪膽舍北而東公率諸僚屬若別駕陶公司理陳公暨宜令章公指授方畧殺賊百餘時部院解公所發援兵先鋒已至東郊萍鄉程令借楚兵適至賊冒雪夜遁去咸疑兵之神如此而不知

公之神於用兵也語云將重而兵不擾公之謂矣計城獲保全無恙西北城功居多乃羣策羣力公運籌制勝之力尤多嗣是而議修城鑿池設兵建營以圖善後無不至詳且盡是公寧輯一隅而捍禦在全省整飭一時而利賴在百世公覆庇之休寧有旣耶袁郡城賴公再造僉謀爲公不朽屬予袁鳴岷年兄季子克昌奉書稱幣徵予言予惟自昔名賢有功於世者如庚桑之畏壘文翁之中蜀仲鄉之廬江召公之南陽政化翔洽溢爲謳歌祝頌永矢弗諼公之功不先後媲美耶公前督師勤王功在社稷由此而晉秩樞垣入調臺鼎以安袁者安天下復以安天下者益厚吾江右勛名事業光照史冊寧僅僅碑碣足爲公表其萬一公諱廷梅號如谿登癸丑進士見陞四川按察司使

按此記應入府志存以俟異日登載

題名碑記

陳鵠

雲谿子之宰分宜也迺成言乎成烈效法乎舊章條淑慝之定軌介休咎之殊門將以昭德塞違對時布潤者也比其紀散而衆亂情故蝟如泯泯焉棼棼焉譬諸操舟頽流之中風波聿興櫓楫靡據斯時也亦

已危矣乃喟然嘆曰萬化權乎遠覽衆慮通乎明徵昔者竊聞之古之君子不自用以獨奮不遠賢以孤行故忠益之路廣惠愛之風鬯也宜之爲宜幾四百年所以承流而宣化者豈一酬酢之勞一手足之力也哉夫居濮上者不究於韶音習漢儀者無論於周禮其居使然也鵠也爰稽宋史迨我昭明列職陳官以名責實卑高以位定體統以禮生小大綱維粲然畢張遂命之曰題名云爾題名云爾所以崇愛廣惠垂佑後人也是故得失之象不可不慎也

詳興建仰山行祠緣起記

趙杞材 邑人

夫神之爲德不可以形聲求而可以誠意格不可以諂媚祀而可以廟祠享蓋有一方之人物必有一方之神爲之主宰所以捍禦一方之土地而福一方之人物焉蒙其福者可不思所以盡其誠敬之心而立祠以祀之哉袁之一郡據乎吳楚之間隸乎江西之域以其山之高大而爲是郡之鎮者曰仰山仰山之神有二始未知其姓名不敢強爲之說及考志書自漢文帝時始立祠於仰山之阿以祀之矣至唐永徽二二年賈人徐璠歸自維揚有二書生稱蕭姓叔字大分季字隆托載而還歷江涉湖遡秀水而上風利不

可泊一日夜至水南二生登鈴岡策馬石穴卓篙泉湧顧望久之與璠語別曰家仰山之陰石梁之右子暇訪我盍叩石而呼以知二書生爲仰山之神矣後人於二生與璠別之處立祠而祀之曰鈴岡廟別立一祠於正廟之傍曰徐公祠以祀璠至唐元和十五年刺史韓愈以旱禱於古廟而有感應由是仰山之神靈益著其祠在堵田者曰正廟在瀨逕者曰古廟在郡曰宜春臺廟在分宜曰鈴岡廟天祐間錫爵通侯叔大分積封祐德顯烈福善寧濟王季隆積封敷德威仁英顯康濟王廟號孚惠考妣王妃皆五字封

二妃與公夫婦皆八字封錫予典冊於茲爲盛鈴岡者一水自新澤而來流於山之東一水自長富而來流於山之西兩水夾一山於中故曰鈴岡萬山環拱於其外一水滌洄於其前臺殿隱映乎林木樓閣崇凌乎霄漢眞神所居之地也其廟宇自漢唐至於宋元不知幾興廢不可復識矣我朝自洪武初邑人李成叔重建宮宇後被野火所毀邑之人葺一小室以祀神聊蔽風雨而已至永樂八年歲旱邑之賢令尹徽之黜縣汪侯澍爲民祈禱於祠大雨方百里以蘇吾民遂令邑之老人趙邦魯胡禮申遍募於分宜新



喻兩縣人民之貲以重建祠宇規模壯麗固足以祀奉於神矣至於祭祀賽會蓋有古典古廟亦有春秋二祭鈴岡缺典前令姑蘇周侯瑛二尹瀏陽李侯忠臨溪劉侯英判簿光化劉侯鼎長史陳侯瑄使民春秋二仲月望日自備牲醴而祭以爲常典後又有盧陵道人彭敬道求奉祀竭力募緣增建觀音閣南嶽注生注祿注壽之祠於兩傍俾上足以奉祀乎神而陰隲于下民下足以容夫官民之祭拜而盡其誠敬之心晨夕瞻仰夫神之威靈烜赫默運於兩間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無往而不在凡民有事至誠以禱之無不感應以福於民者斯其所以爲民之福主也古有舊碑元末兵燹之後舊碑所載祠之始終興廢事蹟遂皆殘毀住持廟祝黃及坊鄉之老人遂以志書所載之事蹟告於官請勒於石以紀夫神之靈貺而及祠之悠久與國咸休焉并具春秋二祭之祝文迎送神之樂歲以爲常典俾勿毀焉

黃太常祠記

邵銳

維我皇祖開天統壹海宇紹植人紀文廟入繼大統於時忠烈之臣以靖獻於皇祖若太常寺卿分宜黃公視九族若鴻毛尚暇計一身耶又暇逆冀後之闡

揚振厲俾英聲義概與天壤爭不朽耶公益可謂純臣也已惟我文祖儷美湯武惟我諸彥庶幾夷齊嗚呼懿矣小子弗類正德庚辰承乏江西視學爰檄有司祠以享公用彰道化袁守羅君輅邑宰嚴君鳳從而繼之邑博潘君廷憲與士民之良者樂而相之樹堂三楹翼以兩廡負幽向明規構實善妥靈之朝邑子咸集顧瞻咨嗟高山仰止勃然同心彰往勸來不可無紀故不敢以不文辭作祠堂記

新置學田記

張秩

當嘉靖戊申今少司空鳳竹徐公起家宜春令宜春是時民力竭矣公除其煩苛與之休息忍饑而哺胃寒而襁諸所興建釐革一切順民之欲而無所擾民用犬蘇邑以無事日惟引諸生課業揚摧古今雍雍如也居三年徵入爲御史民失慈母士失良師依依然有遺思焉其後二十四年爲隆慶辛未公始以大京兆改御史大夫鎮撫江西當公令宜春時從事獨賢業已遍涉諸屬縣卽窮山遠谷士習民隱無一弗諳者至之日則下令郡邑民所疾苦與所願欲而不得遂者皆罷行之根穴之寇談笑芟殄於是四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十三郡之衆若治宜春焉初分

宜嚴氏沒官田宅歲入萬餘金詔以佐江西南贛軍需舊矣而蕪田敗屋歲多逋負軍儲告匱則取盈於民敲扑轉徙怨聲載道南瑞臨撫諸郡良苦之而袁爲甚公廉知其狀嘆曰坐派名也而積逋若此是無裨於官而重困吾民也且田蕪屋敗歲益甚耳失今不理害其有極捐近利而懷遠圖孰與計直鬻產儲之以脩軍需乎乃謀於南贛督府殷公江西巡按劉公兩公議合遂會疏得請於是官民兩利而屢歲倒懸一朝復釋矣已復念曰袁民今則稍蘇矣若士困何且茲地故瘠得無仍有力學而不給藿粥者乎有

歿不能樗壯不能室者乎有貢舉舟車之費一切倚辦於民者乎吾當計所以給之會有匿報沒官田產者會其直得金若干郡大夫以請公欣然曰是不足爲諸生資乎卽以分給五校爲市田費多寡以差自是庠有恒產士有恒資始公爲諸生慮者胥此焉取給矣事竣凡阡陌疆理個人姓名歲入歲出之數籍而記之且以報命於公且白學憲邵公而郡大夫則謂茲嘉會盛舉何可無紀乃介予門人何生元會謬以爲屬秩聆已感焉夫俗之敝也士大夫傳舍視官府塗人視士民在則念去則否久則忘之者豈少也

公去袁州歷二紀餘矣乃其心乎士若民也睠焉如  
一日至爲置田給之若父母之遺其子弟然者此非  
眞仁篤愛怛然結於中而不可解者能之乎雖然公  
豈屑屑然爲多士饘粥計哉上臣之義爲國樹人需  
異日效當世用耳夫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士之  
業也猶農夫之耕也穰穰弗服錢鏹弗戔曰士之惰  
鹵莽而耕滅裂而耘曰士之罔舍我嘉穀殖彼稂莠  
曰士之蠹必也禮耕義種仁聚樂安而日講學以耨  
之以肥於身以肥於家國天下斯公屬望之意不然  
者是素餐也卽國家何賴焉故置田授粲公之養士  
也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則士之所以自養也多  
士慎毋舍其田以負公哉秩不佞敬繹緒言爲粲梓  
忠告因以復郡大夫田在郡暨四邑總之若干畝歲  
入租若干石其直若干金具載於碑陰公名栻字世  
寅蘇之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以今年某月日晉工  
部侍郎以夫公孝友仁厚自不家食時歲以所餘租  
入給鄉族凡親而貧疎而賢者若而人蘇人德之謂  
有文正之風其撫江西也崇素儉舉鄉約嚴保甲省  
徭役平巨寇鋤貪猾所謂撫摩噢咻之者不遺餘力  
茲以記學田也不具書

鈴麓書院記

許讚

惟人賢誕生本夫地氣之淑靈然地勝得名實因人  
賢而顯著蘇長公文章蓋世則峨嵋匪衆山可擬裴  
晉公德業鮮倫則綠野豈庶壤可方有袁郡都分宜  
邑治吳楚交會之區乾坤幽奧之境袁水西來演秀  
江而渟澄若鑑鈴岡南峙環疊嶂而蒼翠如屏下映  
廣潭黛影沉水心而互幻上立神祠蒼林翳簷角而  
蔚森鈴岡中畔月嶺半規隱起異常蜿蜒不已帶以  
坡陀或見或伏瀦以陂泉或滙或流境象之勝忽若  
遺夫茲世造物之工或有私於是方鈴山者實北對

縣治南領衆山今少傅大學士嚴公入翰林時嘗作  
鈴山堂於學官之東以爲讀書之所迄今四十餘年  
公位極人臣任崇輔相以忠誠寅亮之德結主知以  
雄健奇鬯之文裨國華學啟淵衷功熙帝載殊恩屢  
錫異數荐加瓊翰之樓忠弼之堂宸章已昭回於總  
郡而優複之賜際遇之隆御題未揭示於通邑顧月  
山之麓有寺僅存屋荒弗支僧少而貧公買以莊第  
濟以百金僧樂徙而淨居勝常吾得地而書院以拓  
然不謀居處可安惟知恩典宜重中建勅賜延恩之  
閣尊上賜也前爲贊元際聖之堂志感遇也因山水

交盤之狀扁川巒萃秀之軒止善堂敞爽於巖阿則設像崇先聖之祠天光雲景樓峨翔於池上則賜扁出睿皇之筆遵彼一澗建有二亭樹叅差而被阜則揭曰林臯泉湧出以爲池則榜曰碧澗而總以鈐麓書院名之夫山川泉石互爭奇而獻巧樓閣亭臺各占勝而馳光則按時遊覽天趣豁如矣當其韶華方麗淑氣已融花塢曦暉崇林鳥語琴尊在御賓主交歡斯時也吾不知會稽蘭亭之遊與此何如也及夫養氣方張時雨覃降亭榭烟橫坵畦水滿萬樹溟濛千峰縹緲斯時也吾不知瀟湘江渚之景與此何如

也又見白露零空玉蟾度漢金餅輝而階除炫晝彩虹映而竹樹敷陰庾樓共賞有加如是乎迨觀青女施鉛滕六散花川原一色而玉宇高低江山千里而瓊林遠近東武高情有逾於是乎夫江雲山月餘館閣之書香天藻龍文照澗溪之風致獨不觀莘野寂寥商祖之元纁數賁傳巖遠曠武丁之繪象斯來雲龍風虎水濕火燥際會之機古今一理觀於此述不獨明良之遇可昭冊簡而山川之遇蓋自鼇極旣分之後而始有今日也噫地靈人傑天元啟之功崇德懋聖君表之山神呵護以效厥職日升川至書院孔

飭

萬年橋記

嚴嵩

分宜邑治前瞰秀江源發於楚萍至此渟滯而邑之西東限以兩山束以巨峽每春夏之間水瀑溢涵湧往來者以涉爲病迤東數十步有清源古渡路當要衝有司濟以二艇間歛富民斥官帑比舟如板聯爲浮橋以通濟之然水稍泛激橋復斷病涉猶故而一造費數百金越四三年輒壞居民行旅盼江漲而廻轍迫則從舟橫奔而渡頻罹覆溺頃歲予侍郎世蕃以事歸嘗兩捐金造舟與橋民頗稱惠然邑父老謂必造石橋庶可永久而費則鉅萬合詞詣蕃以告復致書京師以告於予曰公爲宰執當爲斯邑建千古長計予私自念屢歲荷蒙皇上賜金雖嘗捐造宜春二橋而此舉猶不可已父老言良是廼與石橋之役始度地相址議者爭論東西弗決有指今處者曰盍在斯廼櫃水畚土探其底則下有巨石橫亘其平如砥遂加石立墩稍移之東西則深溪浮沙邈無涯矣信異哉若天設地藏焉先是予往來吳中閱橋美於是徵匠買石於吳州運山伐載以巨艦溯江入湖至於樟鎮灘水淺澗易數百小舟乃獲抵於宜而石猶

不敷將往吳復買之一日鄉氓來告邑西楊江之阻  
有石盍採諸徃穴數處果獲石堅大豐盈用遂以足  
既謀合材集制定工興醴水爲道凡十一空其長一  
千二百尺有奇廣二十四尺翼以兩欄如其長之數  
計用白金爲兩萬餘縣令許侯從龍出力經畫侯吳  
人也故計處甚習以被召去通府曾君大用來署邑  
嗣理之尋以他務去典史周承源耆民張澮王治隆  
張梧專董其役郡守張公任節推蘇君景和時程督  
勸勞有加巡撫中丞前可泉蔡公繼鍾陽馬公巡按  
侍御五台徐公行部至皆親枉臨視申勅羣吏罔敢

弗共經始於嘉靖丙辰秋九月訖工於戊午夏六月  
行者嘻嘻獲履坦途易危以安罔不稱便夫自有天  
地則有此山川歷今凡千百載橋渡之建古今人非  
不欲創構之也悉阻於時力而有不能予始者惴惴  
然以難成爲懼既而禱於山川以徼神明之祐又賴  
諸賢大夫之力乃克有成噫亦難矣父老以書來謝  
曰是爲萬人之緣萬年之利也吾儕敢不德公之賜  
予曰非也吾非歷仕之久叨錫與之隆其曷能焉此  
吾君之賜也自古人臣受君之賜則作爲銘識以示  
弗忘江漢之詩曰作召公考天子萬壽盍名斯橋曰



萬年橋以無忘聖天子之恩以仰祝萬壽與天地相  
爲無窮焉此吾之志也遂勒石以記

延福道院記

嚴嵩

直萬年橋之南百步許闢地築宮一區中爲堂祀元  
天上帝堂之後爲閣祀三元大帝置住持道士一人  
主奉香火以鎮護此橋也元天爲坎位壬癸之精天  
一化生受命上帝巡行下界爲民禦災捍患號稱治  
世福神天地水三官並司太極統攝陰陽而江海河  
源則下元所隸云夫天地定位山川莫形莫不有神  
司之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先王制爲祀典自國  
都至郡邑通上下貫古今祇事罔有不共予之爲此  
匪敢僭也匪敢瀆也期徼神祐上祝皇釐下貽福於  
民生故名之曰延福道院道院之左爲上真觀舊在  
城內隣於學宮恒苦偏仄乃改建於此爽塏軒豁脫  
遠薰煩稱其爲道流之居與道院實相聯峙故得附  
書經始於嘉靖戊午明年十月落成記作於庚申二  
月

恩賜堂樓名額記

嚴嵩

嘉靖癸卯夏五月二十六日嵩具疏言臣比年蒙皇  
上所賜手諭聖製充溢私篋昨以祿賜所積於里第

建樓用謹宸奎之藏伏乞聖恩賜之名額不勝幸甚  
是夕召對於璇霄殿上面定名曰瓊翰流輝樓曰勅  
賜延恩之閣以黃帖一手書賜之時天顏衍豫嵩復  
以堂名請上曰卿事朕克盡忠悃盍以忠名嵩頓首  
謝上握筆凝思徐曰再思之時漏下二十刻嵩既退  
明旦出御批賜名曰忠弼及命工曹製扁給賜云於  
時在廷之臣敬瞻羨歎咸謂恩昇堂名雖有二三輔  
臣故事然其字義之精永則臣嵩爲專蓋輔職曰弼  
有拂正之義焉書曰予違汝弼舜命禹言我有違戾  
於道爾當弼正其失夫舜大聖人也豈有違待於弼

哉由不居其聖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望於臣  
下如此也仰惟皇上睿明神聖出於天縱猶且諮政  
詢謀俯逮臣隣面計札諭孜孜罔置邇者又蒙賜臣  
銀記其文曰忠勤敏達而特勅曰賜卿此記以便謀  
猷入告天語所期與名堂之義實互相發而於忠之  
一字每致意焉皇上之心是即大舜之心也顧臣庸  
鄙猥瑣冒處政府懷負乘之漸每受宸握切冰淵之  
懼輸涓流以益巨海懷燭火以助大陽其將能乎惟  
是忠誠一念夙夜盡瘁期質神明堅確弗移可貫金  
石斯則臣之所自勉自信而弗敢有負者也因竊自

念雖臣孱陋不足以仰承大賜然聖主所以寵嘉愚臣之至意不敢不志之以昭示來世嗟夫雲章奎畫並河漢以爭輝寶刻璇題揭江山而改觀是用摹勒御筆鏡諸琬琰而謹敘拜賜歲月如此云

懸車堂記

嚴嵩

昔者夫子之訓以里必擇仁袁州古宜春郡其風氣茂密城郭完固其人力田勤生粳稻魚筍果蔬之利足以自資故重違其鄉溪瀨湍急大舟不得進四方工巧奇靡之貨不至故民不見可欲土俗愿樸鮮囂僞嚚獷之習蓋庶幾所謂仁里者矣而其間巒迴擁

林壑映帶雲烟寂而泉石嘉郭郭井邑若在屏障圖畫之間又有足樂也且吾家鈴山往來不百里而父母之邦也予童而遊焉壯而從仕周兩京餘三十年務劇形勞思抗志於埃壙之外矧年既老而髮種種矣揆之止足之義於退休爲宜故擇地於郡治之西使營一區而將老焉而題其西圃之舍曰懸車堂或聞而咻之曰子乘軒曳裾拖玉紵朱致身重位策足高衢秘苑宵直皇宮晝趨晉錫駢蕃顧問勤渠雖有林泉其得樂諸名堂之云不其欺予哉予嘿不應嗟夫君子進則服勤盡忠於君退則忘名求志於已迹

雖不同惟義之安而已予也潛志山澤馳思邱樊招  
雲月於東溪侶猿鶴於北谷浩歌永言乃其本懷狗  
祿忘返是惟深恥獨以誤荷聖天子殊眷隆渥義不  
得遂其私鞠躬盡瘁乃其分耳萬一他日仁聖憫其  
老衰賜之南還獲稅鞶鞶從於邦人父老婆娑里門  
以咏歌至化坐觀美俗畢吾之所好則豈非厚幸哉  
姑記此以俟

助修城池記

嚴嵩

昔在成周宣王中興其功烈盛矣而詩杰民韓奕諸  
篇於築城之事特詳焉想見其時君臣相與同心以  
憂天下之治所以設險防患者若是其悉也國家承  
平日久比歲倭夷作難數犯浙直閩粵間所至有城  
守者寇不能久持卽去其無城者標掠不忍聞夫城  
之有無其利與害較然可知也嘉靖庚申夏四月分  
邑作新城成袁守李侯德甫分宜令戴君廷恣以書  
及城之圖來告曰願有記分宜舊無城正德壬申寇  
起瑞州華林邑民恟恟奔竄無所於比始謀築城而  
吏苟簡從事以甃爲墉高僅丈餘厚不及三尺甚陋  
不稱雖名爲城實非可緩急恃也嘉靖戊午寇復起  
贛州遠近震恐兵部疏言郡縣皆當刻期築城惟時

中丞吉陽何公遷適領巡撫江西之命曰是責在我何公學道愛人之君子也下車軫恤民隱作新吏治勅所司毋敢慢天子之詔凡城若干處而分宜比舊址加闢之高倍其數厚乃三倍崇崇屹屹非復昔日之舊矣始者羣議或阻於無財或病於勞民何公親爲規畫財用取自公帑不煩民一錢之費用其力而計日受直發倉粟給之侍御史鄭公本立巡按茲土體國貞度與何公議允協旣而中丞張公元冲侍御段公顧言實來嗣任工有未竣二公又相與處畫適觀厥成戴令者專董茲役李侯總之經始於己未冬

季而以辛酉之春訖工凡費白金爲兩三萬二百有奇夫古之君子事所當舉則不計其費知有以惠於民也役所當興則不恤其勞知有以佚於民也始也不免怨咨及其後也見德而忘其費享佚而忘其勞故曰難與慮始可以樂成若今始旣無所費於民矣又未嘗勞民民德諸大夫之賜其有旣耶此李侯之所欲有紀於民也叅政王君宗沐憲僉鄭君述咸與綜理蓋諸君子並以宏濟之才當明天子睿謨雄斷欲興治補弊之時保衛其民求以紓當宁南顧之憂寅恭奉職如此使天下四方皆諸君子若也事焉有

不舉民焉有不蒙其利者哉予邑產也慶茲役之成  
父老子弟之有攸賴故敘其說以復李侯使刻諸石  
焉

鈴山堂記

邵寶

東堂新第者翰林嚴先生維中之所建也嚴爲分宜  
望族世居介溪自先生高祖方伯公孟衡以下子姓  
日繁隘至不可容先生以茲地密邇學宮故擇而居  
之其先止有其東之半作堂東向號曰東堂鄉之人  
人而習稱焉說者謂南有鈴岡背而不嚮於物理若  
有非宜者正德辛未予以貴州之節過之蓋亦謂然

越八年己卯先生奉使還自桂林乃作堂以面鈴題  
曰鈴山堂堂之東舊偃易氏園近貿得若干步所建  
先祠焉題曰方伯之祠方伯於時得祠以是而名者  
以爵以德爲他日不祧之地也今年春先生北上過  
錫爲寶道山堂之概謂凡鍾山仙臺諸峰遠近環列  
而鈴獨蒼然秀出端若屏障嵐霏空翠近若軒几風  
松烟竹灑如沐如而夏雨方雲冬雪初日滿盈光潔  
盪胸耀目朝夕萬狀而堂得專之堂之前瀦水爲池  
環以嘉樹城市山林不惟其趣亦惟其景先生於是  
亦有以得夫勝概焉予再至鈴一登其頂今聞先生

言尤不勝躍然者惟先生以奇偉之才博雅之學膺臺閣妙選爲國太史儲養延登屹然爲天下之望一鄉之士宜不屑居然自鄉之人論之亦固不能不以爲冠冕也鈐也一邑之勝也先生之居實與之對昔人所謂天設地藏以遺其人者非此之謂乎予昔視學分宜以茲地故爲僧寺不宜居學之左祛其徒而虛之所存佛堂改題曰視學之堂至是乃有賢人如先生者入直於官闕其東之際居焉而堂固巋然不尤愈乎先生聞之曰重哉公言吾居成矣請書以爲興建記

學宮書籍記

蔡玉瑞

今大宗伯介翁先生嚴公居邑治東學宮之傍御賜有書建樓欽藏永錫祚允矣廼掌留部位宅百揆遐不作人之意恒聿聿焉泐泐焉乃捐薪俸募印南雍十七等史經集羣書如千部備之學宮以爲鄉後進習讀之資於時袁郡伯過齋李公濫督縣葺閣增架儲之鄉間親戚子弟慶幸之至咸曰宗伯公嘉惠後學如此推已及人不私所有如此其視得論衡以自秘者其用心之公私厚薄何如哉吾掌教莫子仲修同郭子汝忠謂僚末玉瑞曰和鳴之音天下好爵之

士欲與聞也。蓋以書目鏤於版，昭之學宮，庶後世有考而無替焉。且世世無忘公之賜，玉瑞乃敬題。末如此云。

重修文廟記

許持謙

自政教職分世，稱良有司者，不過錢穀甲兵刑獄。致詳已爾。至於學校之地，朔望僅一展拜，先師聚生徒羣，揖散去之外，則解宇之修與撓，與齋舍之葺與頽，與宮牆之飭與壞，與廟貌之嚴與圯，與視若罔覩，一切置而弗問。夫惟其置而弗問也，則崇儒重道之意，概可見矣。而冀教道倡明，人材烝懋也，厥惟艱哉。乃

鼎石周老先生以函牛之器，試割鈴陽者五禩於茲。錢穀既已充實，甲兵既已精覈，刑獄既已銷息，其究心於政者詳矣。且於學校之解宇齋舍宮牆，所以居師儒業生徒者，覃心極慮，靡不爲之。而先師之廟，觀其棟楹傾欹，丹雘剝落者，尤懼非所以妥先聖之靈。則吾道不尊而頽於鼓舞人材之術也。於是取盈於學租，而以已俸佐之。市材鳩工，託少尹蕭君某以董其役。經始於乙酉年十月十一日，越數月而告成。傾圯者倏爾壯，剝落者倏爾鮮。而諸士之顧瞻廟貌者，亦覺沛然而生色也。夫鈴陽才藪也，文章若盧公肇



忠節若黃公子澄亦世所希覲者然揆厥由興則以作郡縣者有如李公德裕張公仁者倡之今侯宰茲邑不遜美於二公諸生中寧不以黃盧二公自奇哉持謙由南昌擢教而來適當落成之候亦奇遘也謹礮石而作之記侯名應治字某號鼎石萬歷庚辰進士四明瞿湖周氏人

五因樓記

馬孟正

分爲江以西輿區衝瘠特甚又百度委廢日久予初謁銓曹探籌得分朋儕爲夏相慰勞有若令不可爲良者予亦心難之比單車入境察諸道路疑相嬉以

遊亡甚竄瘠態暨抵邑治則麗譙屏楯巋然飭然擬一巨都會吏民亦罕有大頑黠扞罔不可馴者稍一鎮戢幾希乎臥理其澹澁而無爲長吏潤則政予性好也問分何以能階此僉曰此前令鄔君之所遺也於是暇而登其五因之樓進父老而謂之曰若曹知五因義乎僉曰唯唯此鄔侯之所命名也五因一曰民二曰地三曰材四曰時五曰陋也自有樓而邑治左右崇卑相仍完固翕聚民迺無陰陽之患也其初蓋亟以利病請也故曰因民也其地則即邑治前棄地不改斥也月令盛德在水營繕始與龍見火見乃

戒事也故曰因時也其材即撤取邑西郭外告圮之神祠亡他繁費採取也樓頰市瞰江唯厥壯固不增置旁翼又即其素材丹刻弗華故又曰因陋也此五因所自名也諸鄔侯所爲宜悉因也因窶病而噢咻也因剝弊而振滌也因人文否塞而作新也因孤惻而賑恤也因三老孝弟弗率弗謹而懲一二以戒千百也蓋樓之因五而諸所因凡百也諸所因百而因之心惟一也此五因所自起也父老又記樓成之明年夏苦旱鄔侯步禱邑望齋宿是樓者累日夜夢神告之帝且移而滂沱縣令遲明語父老語次雨果滂沱下比侯以淚雨行父老且兼用爲讖此其說近於語怪然非侯深心爲民民深德之何以及此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予每登斯樓臨流嘯咏披襟而當南薰蓋備有魚水相忘之意焉乃即父老所稱述勒諸石以示觀者時萬歷庚子季秋立

重修縣廳記

周應治

夫分宜有縣廳舊矣而修於嘉靖乙巳其後長吏輒相仍相仍以迄於今日數十年所而廳乃壞余以庚辰受命來茲非古所稱百里寄耶於時諸廢微纏當事鞅掌所以自惟則奉法宣化求稱上指使耳間有

一二稍便者業已與民經始而惟是縣廳費稍重大弗違營繕居久之廳乃壞彌甚而至於不可支有基無壞是在長吏者則召匠計之費不下三百乃以數呈府府報可於是乃率作舉事不日而遂告成蓋以費如彼用力若此何役民若斯之易也分宜之民非昔所謂民耶昔奚而罔使則承極弊之餘其民罷於奔命而多貧窘一旦有急輒烏跡散去不可收拾在世宗末季余蓋難言籍第令今如曩時所遭民有家室弗守安能爲縣官役哉邇者天子嘉與海內更始屢屢西顧其化至牛馬遍滿郊圻自絕域窮酋皆加

爵賞亦號稱極治以故故臣黃太常子澄爲邑人永樂間以弗從靖難覆宗後稍陵夷衰微今其懿孫亦有所感激人主自吳還分宜請祭田以不失先人血食余嘗訪其遺於鈴山之陽不能得今幸來歸而適置前役方竣費且有奇輒借手報之乃爲置祭田俾世世勿絕余竊不自意一舉而存兩利斯亦奇矣此余勞民固長吏之分然要以顯微闢幽則死節之義又何可少者哉顧余則所謂碌碌因人成事亦惟上之澤與百姓之力於余何有是役也始於萬歷乙酉某月某日成於某月某日而因扁其堂曰忠愛取以

自勉焉至規爲制度悉准諸舊猶然仍也余是以不  
論論其始末

洪陽洞記

周應治

袁嶺七峰其三峰之麓有洞曰洪陽世傳晉婁陽葛  
洪修煉於此因以名之穴凡七十有二前爲洞門舊  
建亭由亭而入首洞懸崖巉峴石室平爽可容百人  
中立婁葛二仙像旁有石榻丹灶丹池上題洪陽古  
洞四字從左而進二洞地勢漸低須火乃能入羣石  
環纒天柱矗立雲巖高掛而大土石畔特現半鐘三  
洞頗稱廣衍石若雲流雲中三區一標月窟一壺裏

乾坤一別是洞天下挺玉筍恍出林梢石磨一坐圓  
外而覈其中洞之四中擎一柱視二洞稍曲左壽星  
右土地石人對立其上大小異形若拜觀音然蹲獅  
棲鳳委蛇雲巖香爐間五洞之勝銀峰叠現雲窩雪  
崖與烟光相掩映南田北土間以石牆螺螄歷歷都  
可名狀過此而東西攸分矣東之爲洞者五合首洞  
計之厥爲六洞壁孔微光是曰石竇竇之側或如張  
傘或如懸鍾帶巖直墜彷彿八幅羅裙下則井泉清  
冽冷然善也七洞雲波盤湧石崖撐天鹽翁森立於  
鹽池醉仙呈態於石級崖覆半壁氣像萬千更歷八

洞霞燦雲流一壁方廣平夷號題詩石其直垂而下者爲石簾云九洞疊石嵯峨中穿一孔上見日光名通天竅下悉坦如惟昂頭小石酷似鷄羣至十洞懸崖墜石不可躋攀有石寬平遊人多記姓名其上內二石類釜馬象蓋東五洞之勝概若此又由前五洞而西厥洞惟六西之一卽洞之六也雲浮天際雲庵隱現石鼓扣之欲鳴蓮房可數瓊峰玉穴雜然而前陳若乃石燕紛飛帆檣高掛礪房錯互柱笏端平則西七洞之大致也已而探八洞之奇門巷不過丈餘而麟遊洲渚倒影乎溪水澄泓九洞之柳巖玉筍雪

岸冰崖信美可愛而水沫徐滴柏幹直扶留憩者久之再閱十洞壁光瑩淨名渾天儀鶴巖攢簇不讓華亭清標過此爲十一洞天線孤懸翠屏疊嶂臥龍蒼犬紆徐於浪紋石乳間最後經十二洞巖石紅紫輝映不異霞紋滴漏鉤然湍巖巉削若牛若豨垂頭而靜滬玉漿遊至此觀止矣餘俱隘而不可行矣昔人有聞昌山渡篙聲者特甚言茲洞之深遠耳然洞以內仙蹟填委殊令人應接不暇有如斯余忝守土以時休暇覽勝竊謂鈴邑名景此爲第一旣命工繪圖且記以實之萬歷十二年季春月

黃太常表忠祠祭田記

周應治

愚嘗觀漢文帝赦季布之罪而知英君誼辟其度量  
豈不超越尋常也哉文皇帝之言曰使練子寧在吾  
且重用之而語請戮周是修者曰彼食其祿各盡其  
心竟舍之不問莊誦此語文皇帝其儼然漢高之度  
歟而激勸之微權寓矣嗣是洪熙之初仁廟特賜赦  
於四民穆廟登極遂詔秩諸公崆峒李公之視學也  
則祠祀練公於金川二泉邵公之視學也則祠祀太  
常於茲邑予守官於此每展先生祠下慨先生苗裔  
不留秩祀之外無以奉時祀者適先生之七世遺孫

雲自金陵持牒來歸而予謀以居之餉之無得也則  
又慨然矣會縣治重修得羨金五十兩乃爲置田三  
十五畝四分地三畝五分以備時祭之需庄舍三楹  
以居耕佃又爲給牒復其身照生儒例使朝夕祠下  
以安先生之靈且識諸產坵段於碑之陰以杜後人  
之私相授受者脫有之卽以盜賣官田不詢來歷之  
罪罪之凡此蓋亦仰體列聖勸忠之微意竊附李邵  
二公好德之盛舉也作置表忠祠祭田記

重新文廟記

黃鳴喬

分宜之有學官也自宋雍熙元年析宜春之安仁諸

鎮爲邑治始也學宮之改卜於邑也自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歲在丙午始也維時草昧甫闢靈秀新鍾迨洪武辛亥開科是邑歐陽公貞首應隆興之捷迨甲子而黃公子澄更膺高薦乙丑以會元冠春坊焉歐陽公當勝國末季韜光歛采堅不仕之義及綰綬國朝而清修芳跡卓絕一世所著周易問辨史提鈎貧樂集各若干卷行於世而黃受學於歐陽文章操行後先步武其孤忠峻節挺然光史冊而錫歐陽之光則斯學宮也寧第科名繼美且孕毓品流皆第一人物此豈出於偶值蓋秀江巨浸從郡城蜿蜒而來至於櫺星門之前尤回環屈曲更有鈴岡以砥柱之故汪洋之聲與蒼翠之色湊泊滙合映帶有情非地鍾其奇而人逢其昌乎余丁巳秋領郡過此欣然會心盼望不忍去奈是宮也曾圯於萬歷丙申丁酉間時當事者難於計畫輒將延恩閣之木石漫爾移置以冀苟完中間榱桷與棟楹多鑿柄不相入亦憑拙匠以聊且從事洎戊午之夏倏焉盡傾所儼然獨存者惟先師一几筵而已巳未四月余入覲北旋適滇中張君來令斯邑謁廟方畢穆然咨嗟遂與學博謀光復之而諸生僉踴躍以協佐不數日檢公帑堪

一

動之金若干兩申請經始焉章貢插漢之材罔惜費以市撫臨成風之匠悉厚值以招規制之宏敞結構之堅緻叅輿論而歸獨斷里胥弗擾工作競先是年仲冬諏吉興役而庚申六月卽巍然觀厥成矣諸生慶廟貌之輝煌卜文運之亨嘉告於令而偕學博以記請余余雖愧不文然際茲盛事亦安敢過自退遜因進諸生而語之曰凡人狃常習故每束於耳目而未必遽奮惟當煥然鼎新之會觀聽旣易則精神自爲激昂並山川佳勝亦若另有一番效勳而弗復如昨今日有司修學宮從此師修教士修文行亦翻然急新圖而滌舊習春絃秋誦日邁月征怒翼奮飛丹衷畢矢泰宇則懋勳猷鼎沸則靖節義求以追跡歐黃諸君子毋重貽茲宮羞庶於拮据更始之初心不相背負而嘉賴榮施詎一郡一邑已哉緣爲記歲月而推廣此意以勉勵並垂於石崇正間知縣張國經曹國祺洪名臣教諭夏應舉並先後修葺

皇清記

孝通廟記

施閏章

分宜昌山渡之西有廟焉土人呼曰聖母問之莫知所自覽郡志得盧肇氏閩城君廟記其言頗怪云羸



秦之季有母溫氏婺且無子得巨卵於水涯襲以衣  
褊久之雷電交作龍出其中姥不怖駭於是姥兒育  
而龍母事龍日出捕魚爲母饌一日姥膾魚江上龍  
儻以尾觸刃斷數寸許遂驚去姥嗟恨如喪厥子後  
母卒里人葬之岸側龍乃人形服衰經語人曰是當  
有水患不可以藏吾母夜大風雷陟母於山巔其封  
若厦屋衰經者遽失所在土人異之爲立祠旣而龍  
降於祠堂稍禿其尾蜿蜒變化視無常質禱祠輒應  
又稱龍有伯叔季三人唐元和中盧萼官南越過祠  
下夢龍伯語曰君將宰邑西江其禮我焉大和五年

萼果來宜春遂治祠於昌山津盧氏之言大畧如此  
且稱爲孝龍作銘以美之曰龍有孝思俾民敦睦余  
讀而嘉其言袁州介在江山險僻之境舊稱蛟龍窟  
宅如仰山之神二蕭氏亦龍也寓形於人還自彭蠡  
事與此近而此特以孝見稱且昌山峽古謂之傷山  
以其石齒鋸厲渡舟多破溺也迄今舟人上下恃神  
以無恐又若人子之事父母然則神之孝篤其親而  
慈及乎民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龍之謂歟廟  
當祀龍伯而舊名龍母益崇其所報也盧氏改書閱  
城君謂母閱城人也攻方輿圖記古越城在廣東之

德慶州有温媪墓載媪死瘞江陰龍子嘗在墓側縈浪轉沙以成墳與盧記小異又按揭傒斯作峽江龍母祠記稱大觀二年賜額曰孝通之廟古祠在悅城盧以悅爲閣者誤也余謂孝通之名正而可風乃更榜曰孝通廟書其梗概仍別刻盧氏碑於廟左俟博雅者並觀焉時康熙六年清和月袁州知府李芳春同知夏毓龍推官鄭燦知分宜事朱彙立石

鈴岡游記

巢震林

余過袁州謁保定王敞菴夫子登宜春臺探大小袁山及珠泉諸勝二百里皆從山中行峰巒百出應接

不暇而聚靈結秀莫過鈴岡相傳爲嚴相國游息處其下爲分宜縣治出郭卽長橋跨江不數武抵山足山陡險四削肩輿不得上余恃有躋險之具拾級步行入第一門鳥道崎嶇闕而爲徑盤折數十層至翠微亭少憇松風謾謾比萬頃濤再上爲得月亭又里許爲惠風亭其最上者爲傍雲亭每至一亭輒當一面之勝東西南北隨足所轉絕巘飛巖輒景相送其高踞岡頂者則仰山行宮遭寇炬宮已焦土道士構造草廬以祀香火計嶺周圍不滿二百步而自山足以至於巔凡五里至於連山拱揖則不知其幾千萬

重也諸山縱橫在目每兩山界合澗水汨汨積爲溪  
河而落星池尤大觀采山釣水此中當大有苦心肥  
遯之士土人於其平行處卽墾爲田方者圓者斜者  
狹者各從其地勢爲之而村其傍樹木蒼蔭雞鳴犬  
吠雜出籬間遠寺之鐘聲木魚聲亦時入耳濯纓泉  
亭則在半山之間去地數尋大旱不曠余爲飲一甌  
甘而有力沁入心脾山下復有一泉亦泓然浸玉但  
視上泉稍濁又有萬卷樓及撫松漱石振衣三亭今  
盡圯其巋然者又皆頽楹僅存余盤桓至日晡望城  
中暮烟興猶未盡將俟初月到樹而令公張鵬南促

歸張公名雲路博學尚氣節當大事片言立決蓋當  
世有心男子也以魏科來宰是邑民德之比召杜殘  
城綏集如舊爲余言洪陽仙洞之勝尚當踵而遊之

重修學宮記

林 笙

邑令

蓋自我太守李公蒞袁以來於郡中之廢墜有當修  
舉振興者百計經營既不遺餘力矣其事關鉅典爲  
風教人心所繫屬尤切注向焉每遇屬之大工大役  
苟有申請未嘗不行行未嘗不力至於學宮若郡庠  
若宜庠若萍萬創建者增修者皆已改其舊而新是  
圖惟分邑之學宮興復最後其最後奈何蓋學宮之

廢惟分宜最久久而習習而忘遂無有齒及者笙不肖亦不意其荆榛一至此也到官之初有事

文廟瞻眎週遭慨然久之適胡學博鴻漸有修葺明倫堂之舉申請於公備述學宮久廢狀公不勝太息謂我輩遊聖人之門平生所學何事於此而可已又烏乎不已爰是銳志重修以

文廟爲亟亟或有難者曰厥務至鉅厥費綦繁度用材木幾何工役幾何斂貲幾何乃可鳩工公曰不然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患無必爲之志有志者事竟成耳惟分邑之民已感不堪重困其毋棘斂毋勞民務俾有濟乃首捐俸五十金以爲倡而徐漸爲之計其責成在縣省試在學更爲約法期以十日具文一報凡竹頭木屑及工傭食指盡可稽也時公以公事有會城之役便道鈴山尤必親詣營覈焉以故鮮弛力鮮冒破用簡而功多是役也始事於戊辰之夏落成於己酉之冬起視

聖殿崇巍有加廊廡歧翼門屏伉將

啓聖之特廟攸芋名宦鄉賢之几筵咸秩昔也廢址荒臺今也輝煌文物萬民是若不亦宜乎學博請記於公公屬笙識其事且曰豈予不佞是爲時維總理則

規畫勤劬具窺盤錯之班時維簡閱則泮壁籌度日分毳席之晷時維駿奔則園橋觀聽譽髦踴躍以爭先時維竭蹶則經營子來百工鼓舞以待命用是藉手告成以不負所學併信必爲之志可以自勉勉人爾嗟乎公之意念豈不深遠矣哉勞而不伐謙而有光我公有焉惟笙襪線微才不足仰佐公高深萬一然卽公興學一事必誠必信其爲屬末模範亦復何窮云爰泚筆而爲之記以俟觀風者考焉

重建譙閣碑記

林笙

邑有麗譙晷漏存焉仰答天杓則昏旦無爽俯循民紀則作成以時其義大矣譙創爲治署之正門鈴之譙獨在署之左翼離治署數十武則自有明萬歷邑令鄔公度邑治崇卑之宜卽邑前棄地之所改建也譙面西背東左江右市仰嶺峙其前仙臺拱其後鈴峰聳翠鐘昌入望數雲樹於近遠目魚鳥之躍飛居然有樓閣臨觀之勝焉不第如碑刻所記邑治左右崇卑相稱已也予以康熙戊申來令茲邑其時昇平豐稔民物協和暇日偕僚屬登樓眺望覺景物常新而樓觀垂舊益岌岌有將傾之勢予按馬公五因樓記爲萬歷庚子歲計斯樓之建距今八十餘年耳何

以遂至是則以材取乎因當日撤取郭西告圯之神祠壯而不堅故不能垂久也予捐貲鳩工扶其將顛葺其垂弊修理整頓幾還舊觀方一年爲康熙戊午歲仲夏雷電震凌風雨大作閣竟傾塌無尺椽片瓦得完者予心甚憂之念譙爲一邑大觀經始之勞予何敢辭乃興工庀材勸士民之好義者捐棟梁之材若干而榱桷椽壁之材則倚辦木牙所稅竹木其他覆簷之瓦甃垣之磚則罰諸胥隸之惰者至工貲餼廩之費則予損貲任之厥材孔良厥工孔固浹暮而就樓上供銅身大士下祀武安王悉仍舊規鐘鼓在懸簷漏如故兵息民安而此樓適成所謂宣

上恩德以與民休息此其時矣予蒞茲邑一紀有餘於今當遷轉而其重建斯樓之始末與捐材好義及與勞監修之姓名義當紀述以告來者爰爲文勒諸石而刻其姓名於左工始於戊午年八月竣於己未年十月例得詳書

重修學宮記

蔡文鸞

邑令

漢魏以來祀孔子惟曲阜闕里至唐開元始詔天下郡縣置廟立像四配十哲七十子春秋釋奠載諸典章歷朝因之尊師重道至鉅典也分宜爲袁東要地

儒學在縣治東三十五步地形軒爽前有高山清流之勝由厥門者文章功業忠孝節義袁郡分邑為最詎年世久遠廟宇圯壞兼以鼎革兵馬蹂躪僅存

聖殿一座前後及兩廡竟成瓦礫余叨宰分邑下車瞻謁徘徊久之竊嘆曰梵宮刹宇中多榱桷聿新况我夫子天縱之資睿作之性仁功邁於堯舜性理接於羲皇享配比於禹稷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實生民未有之聖獨令文物之邦治平之世可使廟貌不修乎似非振興後學之本也商之學博胡君喻君各捐俸以為倡邑之紳士尚義者咸出貲以為助鳩工庀材

開復頭門兩廡由是頽者興敝者補規模雖未能悉備庶幾不失國家建學立師作養人材之遺意使後起者知所瞻仰敬畏以自勵非徒為干祿取寵之門戶已也至若規制大復古初端有俟於將來

改編箇甲記

甘國壘 邑令

分宜巖邑也地瘠而磽民嗇而敝令斯土者徃徃勞於催科而艱於撫字間嘗披覽乘志自宋雍熙元年析宜春東境置縣為廂三為都三十五為里一百有八厥後因之及遭明季流寇殘戮水旱饑荒以逮康熙甲寅年軍興討亂氛燧震隣人民亡徙不啻過半

或一亩僅存一二甲一甲僅存一二人稽其亩甲之全者十之三耳戶絕人稀糧存產去不得以一二甲而承管一亩之糧而勉應一甲之役力莫能支賦無從出由是富者貧貧者逃雖日事招徠豈能向流離播遷之窮氓而呼租催稅耶在昔非無均撥徭役之議一拘於舊額以爲亩不可缺一撓於勢豪以爲鄉不可移良法美意徒托諸空言而已夫法不變通則不畫一不畫一則不能長久墮自受事以來茹茶飲水每以不能爲地方興革利弊抱疚夙夜於康熙二十五年奉憲檄以清江請均之例飭所屬州縣一體遵照亟集閭邑紳士里民諮詢僉曰善遂不憚殫心畢力繪圖以請隨蒙各憲批允壇卽毅然舉行上矢天日下告兆民不執已見不徇私情不假手於吏胥不畏避於勞怨務期纖悉確當允愜輿志便於民不累於民而後止爰是博採衆議斟酌調劑大戶糧多丁繁則聽其仍舊爲甲不滋割裂紛爭之擾小戶糧少丁微則就近互相搭配并數亩爲一亩合數甲爲一甲不受孤弱偏苦之累其寄庄軍戶舊但零星附載各亩里長深受其累今盡提出各成一亩以除軍民異籍牽混總計現在之丁糧均爲實在之亩甲



叅酌品搭各適其宜廂則三都則三十五皆舊制也里三十里新改編也於是畧畧有甲而甲甲有人按籍而稽瞭若指掌斯所謂歸於畫一垂於久長者法洵莫善於此矣謹述其始末勒於石時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昌山鍾山兩峽小記

李芳春

秀江自郡抵昌山蜿蜒曲折幾百里至此兩岸闌束水勢奔突昔年有堰水成渠溉田四百頃者余每訪求故迹杳不可得但滿水嶙峋廉利伴劍戟曾不容刀雖長年未有不攢眉者望洋浩歎久矣又由此三十五里歷鈴山至袁家渡是名鍾山其險與昌山等沂流者勞疲竟日僅可達分宜而昌山又無論矣以此商賈不通舟楫罕至殆若天造地設焉康熙庚戌秋中余間行相視委官鳩工約平其兩峽中石之險峻者凡兩閱旬而畢自是水勢緩衍舟可坦行篙人擊楫以濟吾民往來自謂有得也桂香初綻漫爲之記

修葺射圃記

陳洪疇

庠序學校由來尚矣而序獨取義於射說者謂不忘武備所以振天下積弱之風又曰不主貫革所以消

天下好勇之氣二者趨之然此皆上之以射治我而非我之所以自治也夫射之爲言釋也各釋已之志也射之爲言舍也各射已之鵠也余於康熙庚辰歲獲補鈴陽訓導見學宮傾頽悵然者久之丙辰之秋幸邑侯周公首倡其事於是偕同寅與合邑紳衿修葺廟貌以崇兩祀殿之東厥惟明倫堂自東而上居民賃爲菜圃欲求義路禮門遺跡無有存者而壞垣荒徑猶懸刻石於其上名曰射圃考其年則萬歷矣稽其人則當時之合郡守令在焉夫萬歷去今曾幾何時而所鐫石幾如蟲書鳥篆秦碑漢碣光景磨滅不可復識又况沉淪於邱園蔬草之中豈射圃之與菜圃任其混淆而莫辨歟抑有爲之前者遂無爲之後者以傳其盛歟吾因思夫今茲壞垣昔之環堵而聚觀者於斯今茲荒徑昔之比耦而出入者於斯今茲耨耨之平壤昔之左射右射祈爵而揚觶者於斯斯何地乎忍令其不與

聖殿而重新乎爰倡諸生鳩工庀材修舉廢墜構亭以踵其盛仍移曩時射圃古石列爲前屏俾射者持弓審固望古石以爲鵠以示不忘古道諸君子登斯堂也乘閒游息怡情賓射相祈於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夕生見記 卷三一  
以射自治其性情而身心以正禮樂以嫻卽謂尼山  
父嬰圃之義至今存可也是爲記

重修太常祠記

周開緒

太常卿黃公膺儲君師保之重承太祖顧命之隆節  
烈芳聲忠貞懿行旣昭明國史彪炳寰宇而世系源  
流慘罹顛沛又見於列傳詳諸碑銘矣爰考明成祖  
於漢王謀逆之後追想公言旋已悔悟然僅得稍弛  
其禁至隆慶時始邀詔復官秩表忠崇祀是蓋精神  
之不能久鬱而食報明禋允昭定論也因公後守墓  
崑山隨立祠墓所其分宜專祠則爲督學邵公所建

時有四明周君應治來令於茲會公六世孫雲告請  
復籍資牒回里周君爲之查復其祖塋基產又以修  
理縣堂之支剩公銀五十兩爲置祭田三十五畝零  
并地三畝五分零主守管業以綿祭掃不意雲竟乏  
嗣祀墓無主歷今百數十年棟宇傾圮頽垣斷砌徒  
存俎豆虛名衰草寒烟幾失邱壠舊跡良可慨焉予  
始至瞻拜公祠相顧凄然因念公凜凜忠節扶植綱  
常爲人倫儀表使祠宇蕪穢以褻祀典是亦有司之  
事何敢以職微祿薄物力維艱爲諉用是勉捐庀材  
以爲首倡益以勸輸設法而構成之雖艱基地舊貫

不加而廟貌聿新威儀有赫庶上足以仰副邵公創  
建遺意至黃公所葬祖墳山并基地田畝率皆散處  
各鄉越雲回籍復業以迄今茲年遠世隔多爲隣近  
所侵甚至有毀滅舊碑冒爲祖塚而續葬其下者竊  
念先賢祖墓允宜防護安可以無主之故任其侵消  
恐日久湮沒難稽謹就萬歷十四年周君勒誌各地  
名逐爲清理但誌載簡畧稽勘茫然幸賴老成好義  
留心舊跡者從予跋涉歷爲指點始克有所依據免  
致混淆仍有志所未載而爲里民舉報者並得清出  
茲予告請歸養未克竟事深望於來者之有心焉

義學田租記

嚴一沆

鈴邑太常黃公子澄先生表忠祠自明以迄於今蓋  
百十餘載矣其靖節守死典誌所載班班可考茲  
土者奉香楮祀春秋循行故事鮮有言及之者歲在  
丙戌古越周公開緒出宰鈴陽甫下車卽以表忠祠  
是詢又憫棟宇將圯慨然已任雖蒞幕清風拮据經  
營公餘之暇鳩工庀材取舊址而式廓之而且稽墳  
墓以杜侵佔置公田以隆饗祀非徒以稱壯麗也今  
國家求賢若渴取士如飴凡餽廩之頒無非儲才學  
官以需一日用而公尤於祠傍捐貲五十五兩置堂

庶數十椽立義學置田產爲鈴多士倡則其所以敦教化而厚風俗者即古循良吏曷以加茲今其事就理始於丁亥成於戊子僉謀勒諸石以垂不朽云

改建學宮北向記

譚獻策 邑令

禮有類於從宜而制不合於羣議者則將仍古乎曰然事有近於從俗而情實協於神謀者則將違衆乎曰否古者國有大疑旣內斷於心猶詢於士庶謀及卜筮稽其從違以決作止蓋其慎也况學校爲聖賢靈爽所式憑士子才德所由造孰有大修舉敢妄狗衆議而違古制乎哉昔袁甫奏建象山書院命洪季陽相地徐巖因境之勝坐巳面亥位

先聖先師以北向當時或訾其非是今分邑改建學宮其位置適同乃卒行之而不疑及成亦無議之者則以相地之宜採從輿論從欲之卜尤斷自聖靈也邑學地前昂後窪舊建聖宮止盡前址門以外逼近街衢市井雜沓車馬之所紛馳旣無以作肅起敬而諸凡典制若櫺星門泮池亦弗能備議者僉謂易向而北則其地寬平高爽可以盡制盡誠且七峰秀峙於前鈴山拱倚於後形勢之宜他時新建曹安峰先生曾極稱其勝緒論可徵則地利於人文亦有助焉會

余自蜀東膺

簡命承乏茲邑每逢祇謁瞻仰廟貌懼頽圯乃延合邑人士謀所以新之於是持前議以進者十居七八而難之者亦執古義以相繩互持不決余乃請於本府憲李通稟各憲率校官弟子齋宿祠下翼明聚禱於

先師前令各以片紙疏所議納瓶中三闔皆北衆議遂定士爭輸貲民樂趨事規方正位輦材伐石凡諸陶冶梓匠丹漆黝堊之工用無不備先建大成殿次修堂廡及諸祠戟門外繚以長垣修廣中度有嚴有翼惟樞星門泮池因材不繼待漸修復經始於乙巳之

春竣工於丁未之夏既成余興器用幣釋奠於廟午夜肅雝觀者如堵礮石請記余既謝不敏而邑士大夫復以爲言乃不獲固辭因諭於衆曰書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易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古聖王神道設教未有不叅驗之天人者也是役也人神符合龜筮協從蓋庶幾洪範所謂大同則吉者分邑人士際此昌期殆必有厚自淬礪以膺維新之運者焉毋驚爲科名而忘其本毋逐於浮華而絕其源於以應聖朝作人之化仰答大聖人在天之靈其有當乎如徒泥形家者言爲梯榮利祿計則有負斯舉矣諸君子其

審識斯言也則皆應之曰諾不敢忘遂以記於石後之覽者可以考焉時教諭爲舒君冠訓導李君吉嗣教諭劉君斯組實落其成督役衿士林鳴鴻而貢生嚴宗塔生員袁璉張天嘏等皆首倡捐貲與著勞績例得備書凡用白金若干兩其餘姓氏具列碑陰云

翔龍橋記

齊召南

江西鈴之北偏號曰楊橋其地兩水夾流一發源於北而斜抱於右遂於橋分東西焉橋之東一水由東而西紆徐迴環襟帶於黃氏家廟之南不數百武而兩水合流與大江通則又有橋以便往來舊亦號楊橋而以小別之蓋稱名不欲其混非橋有大小也往年架木爲之人亦利涉然春水暴漲漂流而不可救後更以石而結構不固遂不數年而圯今

上御極之十年黃氏二三同志興廢舉墜相地勢而改造焉自經始以迄告竣凡四易寒暑而橋始成爲長十有四丈高二丈二尺用石萬有餘口用銀二千兩有奇雖求善士而結良緣端賴衆擎而憑饒口以勤義舉亦大勞勩矣夫橋梁道路皆三代王政之先務而周官尤謹誌之以爲民利今黃氏之成斯橋也不辭集腋爲裘之勞不憚經營創造之苦使人不病涉

車無曳輪其有利於遠近往來之人豈淺鮮哉黃生汝亮予門下士也戊辰捷南宮適斯橋落成之歲嘗於京邸夢里中龍飛是日果祥雲旋轉雲內吐煙如帶直下江中江水飛沫騰波盤旋奔馳上與雲應由江而橋回翔橋上移時而滅說者以爲龍翔也蓋與黃生所夢相合斯亦奇矣余謂人事主而天休至理固不謬今橋成而瑞應足以知斯橋之爲功於世大矣誠當因事誌實垂之不朽爰捉筆爲之記且錫以名曰翔龍橋云

改建崇聖祠記

黃廷琳 邑人

世嘗謂事莫艱於創始而踵而成之爲無難前人締構規模必歷世而大脩然而力竭則難繼日久則玩生非有人焉倡明振作志氣交孚未有能觀厥成者分邑廟學肇自有宋至端平間遷復今址歷有年所皇清雍正乙巳僉謀改建易廟向而北以就形勢之勝而櫺星門泮池諸役仍多未脩閱今二十餘年日久滋怠幾相安爲固然乾隆辛未之秋桐城張侯來攝縣事首以化民成俗爲務睹聖廟之壯麗宮牆之寥廓山水遠近之環繞拱揖所過郡邑諸學不概見而典制有缺不勝九仞一簣之憾爰進紳士謀之委宋君



式玉嚴子秉璫張子炳文傳君昂等司其事計工徵  
貲計貲徵材計材程工壘石爲門於戟門之外而鑿  
池其前凡四閱月而工竣旣又進諸子而語之曰分  
邑之學其遂謂大成矣乎舊建明倫堂跨廟後非諸  
生講學居處所敢安而崇聖祠在官牆之東與廟向  
背亦非所宜方謀所以更置之隨以憂去邑人士是  
究是圖又以事勢中格癸酉春卒持前議上狀大方  
伯華亭王公得直所請今陳侯實董其成士衆歡動  
競出貲以襄厥役乃移崇聖祠於明倫堂而撤舊祠  
改位南方建講堂北向旁翼二室爲公廡左廟右學

制乃大脩闕三載而告成何其難也夫自有廟學卽  
有此規制門池之設崇聖明倫堂之位前之人非不  
欲有爲非阻於經費之無措卽狃於毋動之爲大是  
惟賢侯明作有功大方伯篤近舉遠所謂舉動合宜  
則衆志丕應使數十年曠墜興復於一旦吾儕得相  
與黽勉匡襄以樂觀厥成其敢忘所自耶諸君子咸  
欲壽諸貞珉以志不朽以延琳身在事中與聞顛末  
旣讓不獲已泚筆書之用誌其歲月如此且以告夫  
嗣之爲政者王公興吾華亭進士張侯若涇桐城監  
生由新城二尹來署縣事今任陳侯大經湖北天門

進士

學宮記

嚴宗定

古辟雍之地壅水環繞如璧侯國郡縣學則半之故謂之泮池禮所記澤宮是也其池外爲戟門蓋取列戟於學以告成事之義分邑舊建大成殿廡南面湫隘臨於闔闔假前江流一灣以當半壁其門亦逼壓鈴嶺弗稱數仞宮牆雍正三年僉改北向紳士輸費二千餘金構造維新足以妥侑垂遠其後科名鼎盛歷十餘載而仍於門池有缺焉今

上十有六年署縣張君若涇與邑中有幹計者謀厥始

約三百金可以樹門穿池於是伐石掘土鳩工甫集而張以憂去時萬公方來宰分邑乃諮諏師儒擇士之練達老成者專司其事匠役之懈弛者策之財貨之濫冒者清之出納之盈縮者殊標而昭揭之毋替古制毋滋侈靡凡以完澤宮所應有者而已抑予讀魯頌思樂泮水薄采芹藻以至於屈醜獻功遠至邇安之業實基於此孟氏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訓者謂小言詹詹概不足數諸君子學於斯者誠深畏聖言得門而入則盈科後進汲深綆長庶幾元龜南金懷我好音矣又豈僅弄筆墨微科名如郡學記

李泰伯所譏者哉是役也落成於某月某日費如前  
數學博魏君永安協贊之力最多明府命余爲記不  
獲辭爰質言之以壽諸貞珉

重修廨署記

林邦珖 邑令

凡事爲於未壞之日則其爲之也猶易爲於已壞之  
日則其爲之也較難今觀人之居室者高其垣墉厚  
其塗墍根深本固不可動搖而後之相承者未雨而  
綢繆及時而修葺所以歷數百年而堅凝鞏固鬱鬱  
然若竹苞松茂之常在望也若公廨則不然前之創  
役者苟且遷就鹵莽成功累土爲牆良楛雜用不數

年而風霜剝蝕幾於摧敗又官府同於傳舍遷徙無  
常苟非棟折榱崩覆壓是懼必不肯捐已囊而興是  
大役故歷年愈深折敗愈甚欲一旦起而修之而其  
難不啻倍蓰也分邑治所居城之西偏山環水抱其  
形勢據一邑之勝而規模之宏壯亦比之他邑爲優  
然外雖可觀而其中之腐撓者所在皆然矣前任鐵  
嶺楊侯長桂倡率士民將大堂一所撤其舊而更新  
伐堅實之木陶膏沃之土虬梁畫棟巍然煥然厥功  
鉅矣然其他則有不逮予以庚寅承乏茲土下車之  
日周圍環顧漏若疎網簷溜斷飛勢不可支卽銳意

興作凡燕休之廳賓幕之次以及庖闈廡廡之處前後凡數十楹盡加修飾計工徵材計材徵力計力徵食寸木片瓦皆捐廉俸以爲之購覓畚築齊興削斤並用不月而告成所費白金以兩計者凡九百八十有五又以旁左倉廩暴露爲患亦於今歲之秋召匠修理折者墜墜者立費連棟接望之屹然計其所費緡錢亦百有二十餘貫是二役者前之人非不欲爲之然或爲之而力有不及也予以蒞事七載幸值年報豐稔物力稍減乃得相度機宜及時籌畫然而左支右絀之狀亦有不可以告人者豈非爲於已壞之日其爲之較難也乎事已訖予左右環觀竊幸夙願之已酬而楊侯之所不逮者乃於今而更無餘憾也抑予更有說焉古之謀事者必先定其居公廨之設吏之所以居身者在是卽其所以居業者亦在是登其堂則思對大廷而不愧入其室何以撫幽獨而無慚至於倉廩之建民食所關上以體

朝廷愛養之心下以籌豐凶有備之道惕若乾乾方無時不切臨深履薄之懼豈得俯仰悠游圖一已之便安也哉故予雖樂是役之有成又未嘗不惴惴然隕越之爲慮也爰濡筆而爲之記

文廟增建神庫神厨記

林邦琬

分宜居府治之東偏秀江巨浸由瀘溪歷郡城逶迤而來鍾山昌山二峽爲城邑上下關鎖峯巒突起插漢凌霄惟鈴山舒徐蜿蜒橫列如屏其高處卽今學宮之所倚枕也分邑之學宮自明初復建於治東之三十五步而近地勢亢爽面陽背陰至

皇清雍正乙巳復卽其址改遷北向規模壯麗榱桷整嚴遠近諸山無不効靈呈瑞於堂陛之下及辛未添設戟門泮池厥制備矣但由乙巳迄今五十一載風霜剝蝕僦甍半多毀裂予下車展拜後周視堂廡卽殷

殷以修理爲已任顧簿書鞅掌未遑也今上春之月與兩學博及諸紳士集議於堂各捐廉俸以倡斯舉一時之聞風響應者無不踴躍爭先挈貲以助鳩工庀材擇邑中紳士之廉幹者若而人設局以董其事而予與學博漆君彭君往來監視採納衆議加以審詳首將內外正殿修葺丹雘黜堊與以更新又因兩廡至殿階上下皆有空地未飾觀瞻而正殿之後與左右側亦僅列以短墻不足蔽風雨議於兩廡各新建五間選其堅木施以彩繪復擇其舊之可仍者添設三間於廡墻之內左爲神庫右爲神厨由大成門

直達後墻綿亘相屬其後墻之高鬱鬱峨峨合兩旁計之爲丈八十有奇而戟門以前垣墻皆屬填人以竟其業其於修廢舉墜之意差可無憾也至白鏹緡錢之出入皆予爲之總理而所需工料則首事自爲支發刪其浮費豐其廩餼大小力作爭先競勸自仲秋興役至於季冬五閱月而工竣諏日宰牲妥

神而四方之來觀者抵掌稱快此

先聖在天之靈所默爲啟佑而予忝在承乏亦藉可告無隕越者也方今

聖天子興學右文薄海內外浴日沐月况分邑素號名區人文接踵前如盧子發之文章黃太常之節義流風餘韻至今不絕而又因是以上求乎古聖賢大學教人之旨與有宋輔翼道教之功戒虛浮而敦實行崇廉讓而息奔競根本盛大積厚流光以視夫汎濫於詞章沽名釣譽以竊取利祿者其相懸不啻什伯於以垂雅範而繼勲猷豈不盛哉予故於功成之日紀其巔末勒之貞珉竊幸諸紳士之相與有成也是爲記

盧公讀書堂記

楊師游

距分邑東南十里有山曰讀書堂者以盧子發嘗肄

業於此而名之也公諱肇昔屬宜春今隸分宜之文標鄉生而好學嶄然自見幼時宜春令盧公萼一見卽以異日有聞許之唐會昌三年以詞賦魁天下李衛公嘆爲金榜得人厥後獻海潮賦詔褒諭宣付史館四方之傳誦此文模擬竊取以雄長於詞林者不可勝紀其後仕至集賢院學士終歙州刺史茲讀書堂實子發之所肄習其間者也鄧君廷言嘗題咏之以志景仰之思而公之讀書得名豈係乎堂之存與不存耶今是山無一楹之宇而高人達士過故址而想見其爲人則山以公之讀書傳而公之讀書不因是山之堂而傳也因爲之記而廣斯義以勵後之學者

廟學建兩閣記

黃維綱 邑令

分宜廟學居城中央曩向背北面南雍正乙巳改遷北向祀文昌神於大成門西乾隆癸巳修葺文廟兩廡前後各有記辛丑仲春邑紳士擬建尊經魁星兩閣於廟學右輸金有成數矣予嘉與邑紳士遂主其事諏吉秋仲迄冬仲兩閣傑然並峙下一閣甃石培築與上閣稱中隔圍廠均圍以短垣復遷北向之明倫堂轉而面南事不擾而成不日旣報竣礱石請記

予曰閣以尊經名當購十三經及

御纂諸經藏之期學中人為經明行修之士方今

聖天子欽明文思光被四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鈴城

居豫章上遊袁江古牽水貫其中為襟帶昌鐘兩峽

石門橫鎖一江澄碧士生其間美秀而文過斯閣不

可不顧名思義知經之所以當尊六經之文皆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垂象聖人則之作為六經之文

懸諸日月而不刊非人文之與天文上下昭著者歟

攻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祠司中司命蓋文昌六星中

第四第五星也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文昌

為天府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

象禮月令仲春日在奎季夏且奎中亦主文昌其星

屈曲相鈎似文章之畫史寶氏所謂五星聚奎主文

明者也先王於文昌六星獨祀司中司命者何明夫

人愛天地之中以生而為性祀司中使人知所受之

有中以正其德也人既生而有形氣有數以制之祀

司命使知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也夫奎為二十八

宿之一文昌即北斗七星斗魁戴筐六星而司中司

命與焉先王既在祀典後人因之以祀文昌魁星而

立閣祀廟學尤宜閣復以尊經名凡以六經皆先聖



所作天下古今之大文也舉文之精華而昌明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建中於民而會其極於以上應天象下成人文仰觀俯察以副

聖天子文治之隆文明之盛豈不休哉若夫本道家之說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祀文昌而配以梓潼或亦禮從宜事從俗之一端予姑置勿論而記之如此

御書樓記

彭元瑞

歐陽予石先生以祭告禮成之明年致仕歸里余方視學江浙先生數千里郵書余曰瑾自愛

主上知歷官

中朝垂五十載於政毫無所補曩任倉督時

恩賜

殊批諭旨全部想見古昔盛王堯舜臯夔都喻吁咈二典

三謨瞻倬雲漢予小臣何幸躬遇唐虞世哉今得遂

初服優游田舍將構一樓於屋東偏恭貯

御書輔以經史圖籍焚香莊誦不啻對揚

休命焉公其為我記之元瑞伏思

世宗憲皇帝登極以來銳意天下事凡中外官師有所進奏咸經

乙覽煌煌

帝謂大書旁書如父師訓子弟然雖唐宋御製若帝範十

三篇聖政序損齋記用人寬財勤政危竿諸論無能  
過也自古英君誼辟得大臣章疏黏之屋壁秉燭省  
視尚已未有裁斷詳明如

憲皇帝者於戲此十三年中宵旰之勞利弊之審左右之獻  
替咸於是乎在我

皇上聖孝繼述續緒昭融復以是書頒

賜臣工匪同尋常錫賚而先生於時得賜當體爲君難  
爲臣不易至意豈偶然哉先生由部曹入諫垣廉直  
之聲溢於上下及其爲卿貳密勿禁近嘉謨入告朝  
政多所裨益故所得

恩予之典較諸臣獨隆夫以

憲皇帝德覆四海勤思民事卽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謳歌  
想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受祿於朝久侍今  
上之側出入絲綸重地望清光而沐殊寵者乎於是正冠  
肅容敬書而記之昔唐太宗以飛白賜蘇易簡遂傳  
爲玉堂盛事子履得仁宗書六一爲之記夫從容翰  
墨之娛非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尚珍貴若此則今賜  
書之藏於先王之室也吾知歐陽氏之子孫必有以  
廣勵其仕學斯尤希世之寶也夫

臨淄令歐陽星順庄記

王勳

臨淄古青齊地素稱殷富邇來地狹民貧歷年積欠  
苦於催促而荒屯爲甚荒糧千餘而無着之戶不下  
數千屯亦如之每點單頭人卽呼天搶地幾不欲生  
一經認賠傾產不足命亦隨斃公下車周詢利弊悉  
厥苦卽痛心疾首議順庄苦差務繁多無分身術年  
來案牘稍暇便單騎就道冬不乘輿夏不張蓋履畝  
細查悉得的戶屯已竣事荒亦次第告成猶慮毫釐  
未清告諸新任惓惓三致意焉因思世稱才吏專意  
迎合剛者悻悻明者察察下視民生利弊漠然不加  
喜戚公愷悌爲懷廉潔成性不工逢迎不事粉飾刻

意興利除害不遺餘力清積獄囹圄幾空勤撫字催  
科不擾政成而誦聲載道誠孚而疑訟立剖災借商  
輸懇憲免息尾欠墊解傾囊裕民化宏作人鄉會科  
第聯登試拔真才文武前茅悉售疏水古皇城窪數  
千畝現成沃壤掘河二王塚前東大路永免泥塗凡  
厥德政難更僕數而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尤莫如順  
庄之舉俾世世頂戴豈直利及一方澤流數傳已哉  
我青州三賢並垂不朽廬陵文忠其先世也明德之  
後代生賢達公其式穀似之今聞命駕咸思攀轅於  
我信處於我信宿而公竟賦歸去來辭矣意不爲五

斗折腰耶抑天以道付公而不僅以牛刀割耶爰賦  
袞衣公歸我悲爰咏緇衣敝予改爲瞻甘棠之蔽芾  
高捫雲霄仰峴首之巍峩光懸日月是爲記

虞城令歐陽光縉均役記

趙璧完

虞城於中州衝要地也逼近黃河土瘠民貧定鼎以  
來數易其官而不克治時維西江歐陽公奉

簡命來宰斯邑初抵任見城市居民寥若晨星鵠形鳩面  
爲之愴惋且地畝冊籍半荒半淨行差戶口俱紳衿  
吏承府縣衙役並無百姓揆厥由來皆緣差役不均  
積蠹簽報甲長簽報頭役賣富差貧民不堪命奸書

自國中飽官民兩受其害積習成俗日甚一日凡有  
地百姓非平墳轉賣卽闔戶盡逃卽無能書生亦畏  
差遠避流徙他鄉指不勝屈公朝夕籌畫欲去其弊  
詢諸闔縣紳耆僉云邑貢生范宣哲爲廩首時有均  
人五戶法條陳甚詳曾具呈上院批行在案公斟酌  
行之聽民搦總其無主荒田百姓分領爲業開墾成  
熟入冊行差一應錢糧隨便搦戶四季輸將未有拖  
欠夫役照地朋合匪惟貧富得均抑且呼應甚靈此  
均人五戶之法不但行之於虞卽行之天下行之後  
世可也斯時虞人悉有起色各安生業民淳俗樸終

歲無訟皆公數年來苦心殫力痛革前弊撫恤卵翼以有今日公今擢山東平度州牧戒期將行恐後任不及詳察復爲積蠹所壞因詳鑄立石垂於不朽利甚薄而慮甚長古所謂安靜之吏惻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其我公之謂乎公今行矣異時者外任蕃宣入佐

綸扉使霖雨之澤被於寰區則其惠又非一州一邑之所私受也是爲記

昌山春暉橋碑記

張朝樂 郡守

分宜之西二十里曰昌峽水陸津要當楚蜀滇黔孔

道山峭水激灘石崢嶸舟行者類切戒心舊有廟祀閩城君宋代賜額孝通香火至今弗替每歲時村氓走集與過客輪蹄絡繹填委津渡至日不暇往歲乾隆丁亥前大學士長白高公總制兩江時閱邊來觀親謁祀廟致禮發橐金飭縣興修恭上聯額爲民祈福並諭茲地險要宜爲橋以利往來事艱創舉弗果奉行閱丙午十月渡罹風濤之厄邑人士追頌仁言議興浮橋羣情響應鳩工庀材始事於丁未之秋凡四閱月而工竣時余奉

簡命來牧是邦下車而橋適成爲之嘉歎不置顧以工屬

捐造例得計貲核獎在事者避弗肯與而檄催冊報案牘滋紛用是工雖訖而事多未竟橋名亦斷斷未有定也歲三月恭逢兩江制憲書公旌節重臨邑人士列情環籲以題橋爲請公爲前憲高公晉喆嗣感先澤之遺愛溫諭有加飭免橋工冊報之累崇獻祠額柱聯而題其橋曰春暉額以袁江鎖鑰公益不自以爲功而一歸之神釋其名義見教思之無窮焉邑人士咸沐憲德罔不歡忻鼓舞以卽事凡爲橋謀諸久遠者區畫規制益備以周綽楔有閭煨耀江干上下新舊諸橋殆莫並焉巖石建亭欲得文以誌不朽余惟山川之有險要無古今一也維閩城君廟食茲土上下千年舊傳宋元間曾有浮橋迹已荒邈難問今忽成諸轉盼是惟爾邑人士生長

盛世得以休養之餘勸義趨功用屹茲偉績天下事廢興陞舉固自有時哉抑惟有前後大憲堂構繼美勤宣

朝廷德意歛福錫民而茲舉乃會逢其適以汔用有成其亦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在耶然則翹瞻題額仰神道設教之旨無非本

聖天子孝治天下之盛心從此化日熙恬人人篤桑梓恭

敬之誼則橋之永永無極可知也又豈僅唵誦亨衢地增勝概後一時之盛美云爾哉余膺茲守土嘉與邑人士相慶有成而尤願來者之繹思於無斁也于是乎書

新建昌峽浮橋記

林有席

昌峽自宋以前屬宜春宋初分其東境十鄉置分宜縣治峽距治上游二十里爲分宜西境峽石橫江水激石怒江漲往往破舟唐時宜春令盧公萼立龍母神以鎮之卽闕城君廟也闕本作悅盧公肇記因音同而訛峽下有古渡值瀾大湍急舟渡遭覆溺相傳

宋曾立浮橋於此蓋楚吳水陸之衝而尤險者矣近來峽渡屢以覆溺聞邑中好義者本惻隱之心倡浮梁之舉一時四境響應爭先輸金恐後相度南北江岸彷彿得宋時舊址諏吉興工聯小筏凡三十有六益以欄柵面攤以板夾鐵鍊下鐵錨額石坊甃石爲隄岸旣慎始圖終復慎終如始邑侯黃公嘉予而主張之不以一役中梗遂落其成署郡侯懷公新郡侯張公先後據縣詳申諸大府又以捐辦聽自便請免造報至再三例格不輕許可會制府書公閱邊按臨投呈公籲俯允所請手書春暉橋題其柱方公經此

正春三月晴暉和煦時也易既未濟卦坎水離火水火相交足爲用不交卽不足爲用然未濟第五爻以文明而居中應剛君子之光有孚而吉而象辭釋之以暉吉則光散而文明用不徒在利涉大川者况春日之暉昭明有融陽和所敷布行旋之出於其塗無不遊光天而噓和風其暉吉之足爲用更何如顧山水含暉以娛人遊子憺而忘歸視遊子念慈母而思報春暉固有間矣公題浮梁及此示遊子以寸草當報其足用又復何如然則經斯橋味斯題可不釋斯義而共鑒公孝思不匱永錫爾類之深衷也歟峽立龍母祠宋易名孝通以龍之能孝其母也物之有俠氣而靈者莫如龍龍之變化莫測宜不可方物區區孝其母之心且無以異於人若盧氏所書龍母事非怪誕不稽是乃庸德之行平常之理耳公或感孝通祠有觸於孟郊遊子吟一詩則卽以所題爲教孝可孝者所以事君移孝以作忠并以爲教忠亦可凡我邑人思公本取人爲善之實大與人爲善之公恍然有悟於教忠教孝所題義蘊之無窮益不禁爲茲橋慶遭逢之非偶然云

龍環橋記

劉斯組



龍環橋者李氏左鍵水口橋也李氏世居雙溪溪流交縈如帶前志載雙澗流泉居八景之一卽此地也舊有石橋明成化間進士李載章公所造厥後李祖母袁氏重修歲久就圯架木易之殊不踵前蹟迄康熙癸未百數十年虞菴公爲令致書歸謀於姪明經蒼掄公志復乃祖之舊將輦石以修此橋形家謂橋竄左脇水灑灑醜石間近而逼於地脈非宜疑失其故址下十丈許旣束水且舒襟也乃全善二公深以爲然時商於族人道謀不果爲遷延至今廿餘年矣余鐸鈴之明年文學李世丹虞菴公孫也偕姪郡廩

魚化魚佩等識沉而善斷明形家之言不惑衆論毅然主從下之謀卜吉於本年七夕前二日鳩工伐石重陽後五日掘土定址甫掘五尺得石脚隱然若天造地設或卽載章公舊造蹟也用是橋乃成凡六閱月云是役也計費百餘金盡出本支龍臺定寰兩公祠今以名橋志不忘也兼有取於二龍迴環水鍵而山亦鍵之形焉抑余更有說環圓象也以命橋義合於辟雍龍水族之靈者魚八十一鱗而丹額者得從以化昔因有佩紫金魚袋之制李氏族望號龍門今用以名橋余知其兆應之矣爰立石以徵予言是爲

記

萬福橋記

劉斯組

鈴南廿五里有馬墩陂其地上通楚蜀下連吳粵凡遠近往來行人皆由於此實邑南之要路也舊有橋名永濟輿於前明嘉靖中迄今三百餘年頽毀日甚車輿步騎多顛覆墜溺之患頃嘗架木爲濟然春夏間兩水暴溢溪漲時發屢架屢壞病涉猶故行者苦之僉以爲非復石橋之建不足以捍其患也於是溯水而上至鳳山之麓探其底則下有巨石橫亘如立墩然遂相其宜而創造之廼徵匠瀏陽定制興工經

始於嘉慶十七年十月告成於十八年十二月其長六丈六尺高二丈二尺濶一丈四尺凡費白金以千餘計夫事之足垂久遠者必有謀爲度量之苦樂成則易圖始則難義舉共勦必資良緣於善士狐裘可集端藉饒舌於衆擎今斯橋之建修也亦大勞勩矣行旅往還昔憂顛溺今履平易雖曰一邑其利濟之功誠溥哉是爲萬世之利萬年之福也謹勒碑爲記曰萬福橋云

重建楊橋記

黃步堂 邑令

邑西北六十里有楊橋村省會驛傳之達於郡縣者

分道於是而瑞州萬載之以負販至及適湘湖往吉  
臨者皆取道焉予莅任鈴陽六載經此者蓋十數次  
一水從東北來遠村迤邐而出架石橋以濟號曰楊  
橋按通志載分宜水利謂楊赤水發源南山江於文  
標鄉匯成大溪又西流數十里至洋江市始合秀水  
過縣治以達章江楊橋正當西流數十里之中村蓋  
以橋得名而橋之所以名者其以楊赤水故也橋高  
二丈餘濶一丈五尺長十六丈有奇分爲五空不知  
建於何代詢之里人僅傳順治間曾一修理而已壬  
申春溪水暴漲首空傾圯里人捐貲葺補未逾年坍

場尤倍暫時架以木柵行者危之二年來予每過必  
召集里人告以及時修葺之道而僉以舊橋歷世久  
遠勢皆就頽必從新重建非數千金不能藏事故卒  
無成議客秋七月本鄉紳士黃汝達等慨然以倡建  
爲已任持捐簿以告予予爲之引以勸不數月輸金  
雲集遂鳩工採石盡撤其舊而新之其下石脚天成  
坦平如砥前人之建橋於此良不爽也橋之高長與  
濶與舊橋等凡用白金二千餘兩八閱月而告竣夫  
橋梁陂澤之事雖僅僅爲數村數里之利聞其成猶  
且悠揚而贊嘆之况斯橋也固不僅爲一邑之要津

已哉爰書其緣起而爲之記

重修大金橋碑記

黃步堂

地無論廣狹事無論鉅細有守土之責者卽宜平其政而使咸得其所哀於豫章爲西鄙分於袁又屬東偏地雖小事孔殷也予自己巳春膺

命來宰是邑甫下車卽詢一切興廢利弊殫心駁歷有前哲所未舉者有前哲所已舉而復廢者兢兢焉務悉求其平其最大者如考棚之建董其成而逾年告竣義學之設謀厥始而振興有漸是前此所未舉也邑西十里之有大金橋也繇來久矣頃因今歲夏五驟漲傾圮予巡行至是心甚憫焉念此地爲上下數省通衢前人壘磚爲橋以便往來今旣圮則一溪所隔民皆病涉乘輿濟人嗷嗷之惠不足尚也思謀所以興復之適鄉紳里民等具牒來呈乞予捐廉爲倡且念予之勞勩謂是區區者願分效其力以待予攷其成予從所請爰捐廉俸拾兩度橋之費須中人十家之產併命士民各殫乃力善乃謀集腋成裘以無負予望衆亦欣然領命募錢三百緡思曩者陶磚質脆年久易泐乃徵匠採取堅石庶經久遠興役於八月十三日迄十一月而告成予爲覈其計簿出入無訛

藝文

而攷厥規制則侈於其舊翼如曠如任者輦者徒者御者皆如履康莊而馳坦道焉民咸曰休哉賢侯之德百世之利也是不可無以誌之復懇爲記勒諸貞珉以垂不朽夫予則何敢德抑予樂士民之雅體吾意而勇於從義也視橋之成知義學諸要務亦當如斯橋之踴躍藏事庶化被於邑歌載於道君子小人咸蒙休無窮因卽斯橋而臚其經費且列其首事及助修芳名備刊於碑垂諸永永以獎以勸俾皆知所觀感而興起焉是爲記

重修學宮記

黃步堂

凡爲郡縣皆有學學必有廟以祀夫子我

朝聖神相承崇儒重道加意作人各直省均立學宮莫不振興文教恢宏舊規矣分邑學宮創自宋初代有遷徙屢經修葺至雍正三年改建北向踵事增華前令譚林二公之文可考也歲戊辰予奉

簡命由詞館出宰茲土甫下車祇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頽弛悵然有青衿茂草之感而受事方新未遑興作然切切以教化人心爲已任勸農讀法之餘風聽臚言始知邑人好善樂施曾釀金添造考棚令士子風簷寸晷中心安體舒慘淡經營一脫從前擠排雜

分生縣志 卷三十一  
沓之苦而予因於丙夜點次校閱亦爲之暢然意滿  
且先是嘉慶元年間東西北及南鄉各捐貲倡立賓  
興會小試給卷資大試助贖金爲士子稍壯行色不  
啻河潤九里真盛舉也越五年邑紳復具呈倡始修  
學更愜素心旋即鳩工庀材黽勉襄事于棗梅楹礎  
之殘缺者易之丹蘄髹漆之漫漶者新之廚庫瓴甃  
之毀裂者補之又移植丹桂雙株於戟門外以爲瑞  
兆踰年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父老賓從  
環橋門而觀聽者肅然敬訢然喜予因進諸生而告  
之曰古之教學者皆躬行心德之事非語言文字之

末也而總不外道學經學兩端顧所謂道學者卽體  
驗於六經四子之書非經書之外別有道學也如與  
論夫子之性天則升階見其堂哉皇哉入室窺其奧  
如曠如所謂道學者在是與論夫子之文章則工師  
之選材蓄用卽其根柢也匠石之鈎心鬪角卽其結  
構也巧人之黜堊藻繪卽其潤澤也所謂經學者在  
是抑又知夫朽斲者可頓改其形苦窳者可求變其  
質聖門有教無類天下所以鮮棄才也孔子任斯道  
於二帝三王之後爲萬世法今之隆其祀者尊其道  
也師道立則善人多修已治人出處咸宜何往不得

斯道哉爰勒諸麗牲之石以爲諸生勉同其事者教諭曾桂訓導梅照壁少府婁以吉例得並書

重建龍王廟記

黃步堂

韓子作雜說言龍嘘氣成雲變化靈快而白香山黑龍潭詩極言祀者之非程伯子之於茅山龍池朱文公之於天井龍蹟亦嘗疑之然龍之爲靈昭昭也其在經則見於易其在傳則見於春秋繁露諸書作雲施雨儒者不容盡斥爲誣况造物之妙陰陽二氣之靈有不可以臆決者雲漢詩之嗟旱也歸其咎於魃謂魃尚能致旱而謂龍不能致雲雨乎則古人雩禱

之禮皆可廢而所謂糜神不舉者亦謬矣按湧幢小品南宋時有謝緒隱金龍山赴江死爲神明祖起兵神示夢佑助其後禱無不應施愚山獲齋雜記亦載之由是祀典始於永樂中至隆慶以後乃益盛今江淮一帶至潞河皆有金龍大王廟

皇清順治二年封黃河神爲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運河神爲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是則人而龍也而今世奉祀者或衣冠像設臨之在上則又龍而人矣夫聖王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此以人鬼祀也周

官大宗伯以禋燎祀風師雨師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此以天神地祇祀也龍之効命能使山川出雲降雨  
感召天和勤恤民隱是實有功烈者列在祀典宜矣  
分宜鈐岡舊有龍王廟每遇旱災有禱輒應邑人習  
以爲常歷久而貌宇傾圯歲庚午旱甚余念民生惟  
悴憂心如熏潔誠親禱旋卽靈雨滂沱益嘆是神之  
保障一邑者厥功爲甚鉅也爰出小引勸令邑人樂  
輸改建閱二月而工告竣每歲致祭如初因以其事  
之始末詳爲之記

新建考棚記

朱 浩 郡守

士之有試所以覘經術拔通材也士庶之家其子弟  
佔畢窮年欲藉經術之裕以成一代之通材則必懷  
鉛提槧待試於縣令縣令試其文之優劣以第其名  
之高下而送之府府守再試而再第之學使者按臨  
厥郡然後試其尤者而升諸學叁年大比由鄉會試  
以至於

廷試凡經術素裕不愧一代之通材者咸得寄清華居  
顯要以佐

聖天子敷文教於天下而溯厥權輿莫不由於縣試然則  
縣試顧可苟焉已哉夫試之之地州郡皆設考棚編



坐號所以謹關防也而縣則多於公廨以試之再四  
卽不藉關防而真才亦出所慮者地狹而人衆耳分  
邑山水輿區代多賢達向應童子試者人不滿千公  
廨裕焉比年來文風漸盛雖捺畚荷耒之家亦咸以  
子弟不讀書應試爲恥每一縣試公廨幾於不容歲  
戊辰邑紳賢士大夫毅然以建考舍爲急務醵金擇  
地得城之東隅建屋若干間東西列棚號者若干所  
越三年工始竣是役也倡始於前令嵩君仙圃繼嵩  
君者爲黃君仲香由庶常改官縣令愛民重士有古  
循吏風而是役實董其成值縣試之期鴈行鱗次而

來者皆得從容於風簷寸晷間以各展其所長而主  
試者亦得扃門刻燭靜坐而釐定之誠一舉而兩得  
焉夫城池堤塹倉庫廩藏學舍申亭官橋驛路皆

國家設以衛民而濟民者然而時有圯焉蠹焉或公力  
尚有所待民已踴躍從之初不計其公私大小爲之  
唯恐後時是固風俗人心之厚而因物力之豐而不  
甚愛惜亦時或有之憶歲在丁巳戊午間秦蜀有事  
親見西州官吏勸民築砦再三過之而少有所成曰  
力不贍也噫力之所關大矣哉方今寰海昇平萬方  
康樂袁民耕鑿之下更加意於絃誦之事如郡城之

學宮文昌宮昌黎書院府試院皆前郡守鄭松谷先生邀集四邑之人通力合作營而新之今分邑更割建棚號以備官廨之所不及此皆

一人之精神使之盈使之寧使之歡忻鼓舞優游於光天化日之中經之營之出於不期然而然者也而邑之賢士大夫既得藉是以觀厥成矣所願諸童子來試於斯者當念

聖治之洽斯道之隆父與兄綢繆之力相與志在聖賢學期遠大異日者寄清華居顯要輔翼

清時以經術爲治術蔚然成一代之通材將見上以答盛世作人之雅化下以慰賢邑宰賢父兄教育人材之深心豈不盛哉

新建考棚記

黃步堂

國家以科取士士由黌宮出應鄉會試以進於

廷試莫不以縣試爲始基顧縣治雖繁富之區罕有特置考棚者蓋其地三年始再用用亦不過旬日而又非有學使之按臨故守土者與地之人皆輕置之臨試則就公廨堂廡之間排列號案墻宇之隘不足以設關防也位次之雜不足以嚴稽察也豈所以體

聖天子作人之盛意也哉分於袁屬爲最瘠而邑人士不

惜多金營基址備木石召工匠歷數年而考棚以成  
有東西闈門門內兩曲廊以達於頭門中爲過亭以  
及於儀門則應點之所也自闈門至此無雨雪泥滯  
之患儀門內爲東西號舍號皆植石加木板坐亦如  
之其上爲大堂堂極宏敞堂後屋數楹爲考官校閱  
之所既精既潔蓋其規制雖郡之試院無以加焉夫  
以繁富之區之所不能備而邑人士毅然爲之且又  
詳審精密如此此其用心之深爲無窮登斯堂而司  
試者宜何如精白乃心以務期於得人耶而爲士子  
者平日講貫服習必有所以裕乎操觚染翰之原而  
出其所以試於此其根抵又當何如也由是試於  
郡錄於學使者於以應鄉會試以進於  
廷試爲用世之學爲華

國之文仰副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蓋皆以此基之凡與試於此者可以  
勃然興矣是役也起於嘉慶十三年戊辰之歲宰邑  
者爲長白嵩君仙圃儒學東齋卽今豐城曾君小山  
西齋則新城余君寶巨與今介于婁少尹皆與經始  
之計自嵩君去任後浙紹程君韻篁湘南杜君名宏  
泰相繼署事並有經畫而余始於己巳歲蒞任與邑

人士相助爲理越二年而竣儒學西齋亦屢易其人  
繼余君者爲新城涂君梅江比閔成則今南城梅君  
閔齋可以見其役之久而工之費也至於土木之費  
輸納之數損貲與糾首者之名氏並皆勒諸石以垂  
不朽是爲記

考棚記

曾桂

分宜考棚旣成邑紳士欲刊記勒石以昭諸來許請  
予作文記其事予謂考棚之建合邑盛舉貲費數千  
經營三載俾童試免搬椅抬棹之勞有從容出入之  
快誠宜有以記之顧前署府事朱憲有記明府黃仲

香有記同寅梅閔齋有跋更何庸我輩無文之筆贅  
其間而諸紳士皆曰以我師蒞任邑學十有餘載於  
是役之始終莫不賴以董率烏可獨無一言乎爰不  
揣固陋質言其略焉憶自甲子仲夏予始來分斯時  
長白嵩明府蒞縣事越明年諸童就試縣署目擊苦  
况乃與同寅余寶臣集紳士商及創建考棚於是合  
三廂三十六都同爲妥議上請嵩明府主持其事并  
囑余作短引以勸幸邑人士咸自踴躍比集捐單共  
得銀七千有餘由是共筮吉地諏日興工規模面北  
坐南倚鈴岡而挹獅嶺襟介水而帶秀江位置得宜

乃擇木惟良取石務堅前立屏牆由東西二道入頭門設兩廊以避風雨造過亭及儀門自儀門至於堂長計六十弓有奇左右分列坐號大堂之後另爲閣卷官廳旁及庖湍無不備具予思興工之後嵩明府去任署縣事浙杭程韻篁先生在任一期有餘同寅涂梅江亦歷任三載莫不力爲獎勸迨黃仲香先生以庶常重望蒞任於茲愛民造士起衰救弊工雖將成而維持激厲尤深諄切不置之至意每經縣試關防旣密藻鑑復精邑人士罔不頌其明且公者故其爲記津津而樂道之也抑予又有說焉天下事自有而加修者易自無而創建者難况分宜山多田少土瘠民窮顧能猝聚數千金成此巨舉是皆

聖天子壽考作人文治昌隆使薄海內外從風向化祛鄙吝興文教而分邑人士尤能得運會之先者也今立記刊石欲令後之人思始圖終共保護於弗替也則幸甚是爲記

考棚記

梅照壁

嘉慶十六年辛未之冬予以司訓來蒞茲土宰邑者則山西翰林黃仲香先生正齋則豐城曾小山先生也旣與二公相見皆極道邑之人文彬彬雅與風氣之

淳厚而尤稱所新建考棚爲一邑盛舉予親履其地則見墻垣之堅厚號舍之整齊規模之宏敞雖郡會試院無以加之計土木之費不下萬緡邑人士急於公舉經畫盡善蓋經始於戊辰之歲曾君小山實與其議仲香明府亦相次而至比予之來而其功正告成矣越明年仲香先生以歲科試爲士子進身之基而平日所以裁成作育之者則又在於漸摩之有自督率之有方乃校錄生徒百餘人按旬親課給其飲饌資之廩餼卽以考棚爲講院而囑余爲之主講如是者二年於是士之尤異者亦頗卓然振拔於其間

獨惜余非其人而以忝斯任也然當風晨月夕諸士就號舍吟哦余爲從容評騭常相率漏三下不休蓋自考棚之成余之游息於其中者爲日最多焉茲邑紳士以落成旣久凡樂輸數與其用費皆當勒石以垂諸後仲香小山兩先生旣爲之記予亦樂以數言綴諸其後云

改建忠愍黃大常祠記

龔 笙 邑令

自古忠臣義士有其謀而志不獲展雖百折不回卒底滅亡而不之悔者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取義蓋生不如死死猶愈於生也嗚呼有明靖難之役可

慨已當建文之在東宮也謂公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及踐阼之初公遂建削藩之議既而周齊湘代諸王自罹天罰燕王獨倨疆莫制彼其時太祖之謀臣宿將略亦盡矣公於倉皇之際因舉李景隆可大任迄白溝濟南之敗請正其罪公雖始闇於知人而終明於執法惜其君忍弗能斷至今拊膺於大事之去豈盡薦之者之誤國哉且夫鼂錯蒙難而國賴以安馬謖伏辜而刑以之立公之謀國也同於錯而事卒無成公所請誅者亦如謖而權莫能制此正公之痛心疾首而無如之何者議者乃以成敗計

之尚足與論世也耶公沒後文皇以高煦之變亦稍悔悟至萬歷時建祠於邑城之西額曰表忠閱世既遠當事者輒以講學無所更題曰大常書院予下車伊始拜公之祠竊以稱名之混未足以奉俎豆薦馨香也又見棟折榱崩益非所以妥神靈維名教也亟請於府改建之報可謹遵

欽諡忠愍以顏斯祠並考當時之與難者咸拊食之昔人稱鄉先生沒而祭於社禮在則然而况如公之昭大義於天壤者乎而况如有司之藉以正人心維世道者乎是爲記

建鈐陽書院記

龔 笙

環分宜皆山也當袁嶺七峰之勝迤邐而銜華蜿蜒而挹秀爲今鈐陽書院斯地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本黃君其瑚張君曰杰別墅予旣改黃大常書院爲忠愍專祠方悵諸生肄業之無所而二君慨然以是公諸一邑且助之田此其與人爲善視較錙銖吝出納者奚啻天淵哉竊惟西江之有分宜肇於宋西江書院之盛亦莫逾於宋若鹿洞鵝湖朱陸之淵源如在也當淳熙初邑亦建鈐岡書院於西郊祀宋五子明末兵燹鞠爲茂草自明迄今率以大常祠遷就爲

之蓋書院之廢數百年於茲矣豈盡詘於物力之故與抑梵宇琳宮常人狃於福田之說不惜重貲以付緇流至於書院則無好義如黃君張君者爲之前與今二君旣導之先而邑人士亦歡欣鼓舞樂助於後相與鳩工庀材處之於燕間以成茲選造者至詳且備昔朱子之立鹿洞教規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陸氏之於鵝湖會詩也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士茲於其間講貫服習無異履鹿洞鵝湖之地於以探朱陸之源而尋孔顏之樂修身立行漸至於聖域賢關而後已則斯舉也所



繫豈淺鮮哉若夫標榜於聲氣之間馳騁於詞賦之  
末以槩榮而釣譽既非諸君子共勦盛舉之意即非  
予不佞之所以厚望於斯邑也道光二年小春月望

日記

